

系子註疏

あ
3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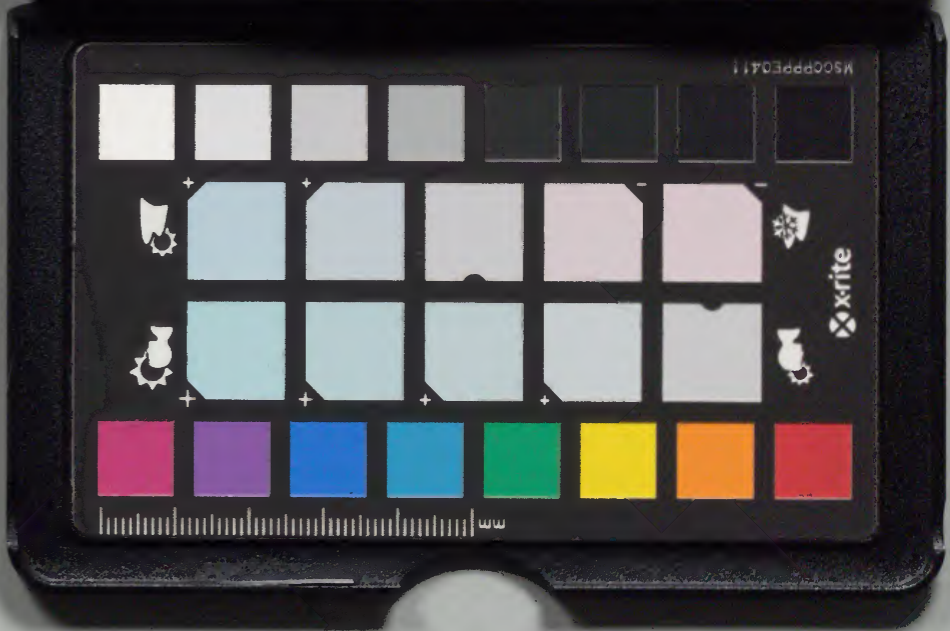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經書類	函三架	號一四
六	三	三	六
册	號	架	函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六	三	三	六
册	號	架	函
一	二	五	三

漢書	
類	號
六	一
三	三
五	二
七	六
册	號

汲古閣本十三經正義
合九十八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39
冊數	125 (125)
函號	276 17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

註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

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

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

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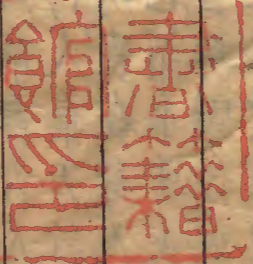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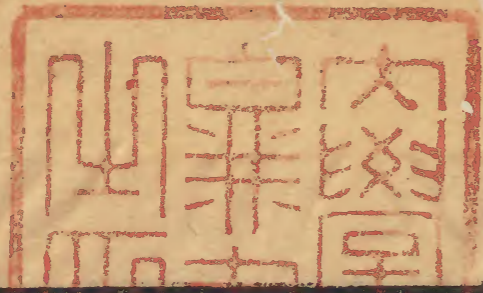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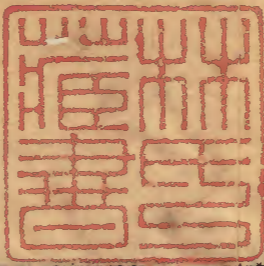
正義曰此篇首

也故此篇首以告子之言性遂為篇題次於萬章不
亦宜乎此篇凡三十六章趙氏分之以成上下卷此
卷凡二十章而已一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

孟子統

卷之十一

及告



為器變而後成二章言人之欲善由水好下迫勢激
躍失其素真三章言人之性與善俱生四章言明仁
義由內以曉告子五章言公都告子受命然後乃理
六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其
七章言人稟性俱有好憎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麩
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八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
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九章言弈為
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若竭其道何由
智哉十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十一章言由路
求心為得其本十二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十三
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十四章言養其行治其
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
禮十五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十六章言古人修
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待也得人棄天道之
忌也或以招之小事也十七章言所貴在身人不
知求十八章言為仁不至不反求諸已謂水勝火熄
而後已不仁之甚終為亡矣十九章言功毀幾成人
在慎終五穀不熟萁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二

十章言穀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由是二教失
其法而行之者也其餘十六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
攸焉告子者姓至篇題正義曰云告子名不害者
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為告子姓告名不害以浩生
為字趙註又云浩生姓名不害又為二人其他經傳
未詳其人云論語子罕言命蓋論語第九篇首云也
故以題其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楛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

柷楛為柷楛告子以為人性為才幹義為成器猶

以杞柳之木為柷楛也杞柳柷楛也一曰杞木名也

詩云北山有杞柷楛柷素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

性而以為柷楛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柷楛也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桷不傷其性而成其栝椳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栝椳乎言必殘賊也如將戕賊杞桷而以為栝椳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

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栝椳率天下

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以告子轉性為仁

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

必子之言夫蓋歎辭也

告子至言夫正義曰此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

木為器變而後成孟子拂之不以言也告子曰至為栝椳告子言人之性譬若杞桷義若栝椳也以人

之性為其仁義之道若以杞桷之木為之栝椳也杞桷也栝少陽也栝素樸也椳器之似屈轉木作也以其杞桷可以揉而作椳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桷之性為栝椳乎至必子之言夫孟子乃拂之曰子能順杞桷之木性以為栝椳乎以其將以斤斧殘賊其杞桷然後為之栝椳也如將斤斧殘賊杞桷而以為之栝椳是亦將殘賊人之形軀然後以為仁義與且驅率天下之人而殘禍仁義之道者是亦必子之此言也孟子所以拂之以此蓋謂人之性仁義固有不可比之栝椳以杞桷為之也

文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註

湍水園也謂湍水湍縈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

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疏

告子至是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為君子隨曲折為小人者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至東西也告子言人之性猶縈迴之水也湍園縈迴之勢也縈迴之水決之使流於東方則東流之使之流西方則西流之而人之性無分於為善為不善也如縈迴之水亦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至是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於東西上下乎言有分於東西上下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性之不善者水無有不就下者今夫水之勢搏而跳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令上山如此豈水性如是哉是其勢如是也人之性所以可使為不善者亦若此水之勢也以其人之性不善

乃利欲而誘迫之也亦搏激其水之謂也也正義曰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謂縈迴之水者言其水流沙上縈迴之勢湍湍然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孟子曰生

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

無異性曰然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

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

邪曰然告子曰然誠以為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

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告子曰生之至性歟正義曰此

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性以其為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孟子見告子以為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生之謂性是如凡物之白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以為誠如是也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孟子又言是則白羽毛之白亦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歟故以此三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也曰然告子不知為有異故亦以為誠然也言則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曰又如是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亦猶人之性與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夫人受天地之中萬物俱備於我者也是其稟陰與陽之氣所生也故其性能

柔能剛是為不同者告
子不知但知其龐者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外也不從

已身出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孟子怪告

子是言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

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言見

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

白色見於外者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

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

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孟子曰長異於白白

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

邪且謂老者為義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且敬老

者已也何以為外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

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曰愛

從心則已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者在外故曰外也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

也然則者炙亦有外歟

孟子曰者炙同等情出於

孟子曰者炙同等情出於

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已情性敬之雖非
 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者炙之意豈在外
 邪言楚秦喻遠也 **曰**告子曰食色至亦有外歟正義
 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告
 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
 言人之耆其甘食悅其好色是人之性也仁在我為
 內非自外而入者也義在彼非在我故為外也非內
 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見告子以為仁
 內義外故問之曰何以謂仁內義外曰彼長而我長
 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言彼人之年老而我從而敬
 長之非有長在我也如彼物之色白而我從而白之
 是從其白於外也我故謂義為在外也曰異於白馬
 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孟
 子又關之曰彼長而我長之異於彼白而我白之也

於白馬之色白無以異於白人之色白也是則同也
 不知長老馬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老乎以其是則有
 異也蓋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者彼白而我白之耳
 我何容心於其間哉固無異也長馬之長與長人之
 長則有欽不欽之心矣此所以有異焉以其長人之
 長者有欽長馬之長者無欽是則長者在彼長之者
 在我而義自長之者生非自長者生也如此告子何
 得謂之外乎故問之曰且謂長者為有義乎長之者
 為有義乎曰吾弟則愛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又謂
 我之弟則親愛之秦人之弟則我不愛是愛以我為
 悅者也愛主仁故謂仁為內也敬長楚人之長者亦
 敬長吾之長者是以長為悅者也長主義故謂義為
 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至亦有外歟
 孟子曰以秦人之炙而排之曰好秦人之炙無以異
 於好吾之炙為物耳則亦有如是也然則好炙亦有
 外歟故孟子所以排之以此者蓋謂仁義皆內也以
 其秦人之弟則不愛吾弟則愛之愛與不愛是皆自
 我者也告子謂之以我為悅則是矣吾之長者吾長

之楚人之長吾亦長之長之亦皆自我者也告子又謂之以長為悅則非矣是亦猶秦人之炙與吾之炙雖不同而耆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外者也云炙者周書曰黃帝始燔肉為炙是也秦楚所以喻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外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而行之故言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子曰敬誰也曰敬兄

先

曰當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

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

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

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故

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

詁

孟季至食亦在外也正義曰此章言凡人

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者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猶若告子以為義外故問孟子弟曰公都子曰何以謂義為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曰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鄉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鄉之人有長於已之伯兄一歲則當敬誰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已之兄也酌則誰先季子又問之曰如在筵則酌酒先酌誰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酌鄉人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又

言所敬在兄是敬在此酌在鄉人是所長在彼是義果在外者也非由內而出之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公都子於此遂無言以應答而乃告知於孟子孟子曰至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謂公都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季子將曰敬叔父則問之曰弟為主則誰敬彼季子將曰敬弟則又問之曰如敬弟則安在敬其叔父也彼季子將曰弟在位故敬之也子亦與之曰所以先酌鄉人者亦以在賓之位故先酌之也言常敬者在兄斯須少頃之敬在鄉人也季子聞之至非由內也季子聞孟子此言故謂之曰敬叔父則敬之敬已之弟則亦敬之是隨敬所有則敬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至亦在外也公都子曰因孟子教之以此乃曉其理故自又以冬夏所飲比喻而曉季子之惑也言冬寒之日則飲湯夏熱之日則飲水如是則飲食亦有在外者也蓋謂湯水雖異名然得其寒熱而飲之者在我之中心然也猶敬叔父敬弟雖有異然而能敬之者在我而已敬在我則敬在心而出之者也安得謂之在外乎季子即下

卷所謂季任爲任處守者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註公都子道告子

以爲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註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爲善幽厲虐政之起

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註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爲

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者矣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

註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爲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註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

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
罪物動之故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
能盡其才者也

註

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

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
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
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
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
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
也故好是懿德

註

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

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彝彝常也常好美
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

註

公都子曰至懿

德正義曰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
惡異衢高下自懸賢愚行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者

孟子 卷之二十一 梁惠篇 下
也公都子曰至然則彼皆非與者公都子問孟子以謂告子言人之性無有善亦無有不善但在人之所為如何耳或有謂人性可以為善又可以為不善但在上所化如何耳如此故文王武王興起常以善養人則民人皆好善至幽王厲王興起常以政暴虐於民則民亦皆好其暴亂或有人又謂人有性善有性不善非在所化稟之於天而已如此故以堯帝之為君而有象之傲為臣以瞽瞍之頑為父而有舜之聖為子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賢為臣今孟子乃曰性皆善是則彼告子與或人之言者皆不是歟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至好是懿德孟子言人之乃順其情則皆可以為善矣是所謂性善也若夫人為不善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為不善者乃自汨喪之耳故言非稟天才之罪也且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故曰性曰情曰才蓋人之性本則善之而欲為善者非性也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為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

則為情而情者未嘗不好善而惡惡者也其不欲為善者乎而才者乃性之用也而才者上有以達乎天下有以達乎地中有以貫乎人其有不能為善者乎此孟子所以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智也者已說於前矣蓋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是心也人能順此而為之是謂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即善也然而仁義禮智之善非自外銷鑠我而亡之也我有生之初固有之也但入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求則得而存舍而弗求則亡之矣然人所以有善有惡其善惡相去之遠或相倍蓰或至於不可計其多少如此之絕遠者是不能自盡其性才者也言才無有不能為善者矣但不能盡其才而為之耳故詩大雅蒸民之篇有曰上天之生眾民有物則有所法則民之秉執其常善故好是美德而已所謂常即善也所謂善即美德也謂美德者即仁義禮智是也孔子嘗亦云為此詩之人其能知道者也故言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也然所謂物

者即自人之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即仁之於父子
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是無
非有物則有則也由此觀之孟子所以言至此者豈
非人性皆善者邪故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也能
秉其彝是謂才也好是懿德是謂情也有物有則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能順其情以為善而才從之者
也註紂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正義曰案史記世
家云微子啓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又云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是知有兄弟之親矣註
大雅蒸民之詩正義曰此蓋
尹吉甫美宣王之詩文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註富歲豐年也凶歲
饑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

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厄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
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
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註麩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
麩言人性之同如此麩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
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
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註聖人亦人也
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
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蕘也屨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註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履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履相似天下之足畧同故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註人口之所者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爲知味言口之同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註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爲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

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註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

之同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註言人之心性皆同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註心所同者者義理也理者得

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

之悅口誰不同也

曰

孟子曰至我口正義曰此章言人稟性但有好憎耳目口心所

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麩麥不齊雨露使然者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至猶芻豢之悅我口者孟子言豐熟之年凡人子弟多好暴惡然而非上天降下才性之年凡人子弟多好暴惡然而非上天降下才性與之殊異也而其所以山飢寒之厄陷溺去其良心而為之惡也無他所謂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是也且譬夫今之大麥也人播種而耰鋤之其地高下以同藝殖之時又同淳淳然而生長秀茂至於日至可以收割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為不熟者則是地有肥薄與雨露之不均而人事之所加有不齊也故凡物有同其類者皆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為不然雖聖人亦則與我同其類者也故龍子之賢人有曰人不知天下人之足而為草屨者我知其不能為之蕢也蕢草器也其所以為屨皆相似者以其天下人之足則同也故口之於食味人有同者也然而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好者也如使人口於味其

性之所好與人殊異有是若狗馬之與我不同其形類也則天下何以耆其味皆從易牙所好之味也至於食味天下所以皆期指於易牙者是天下之人口相似也不特口之於味然也惟耳於聲亦如是也耳於聲天下之人所以皆期指於師曠為知聲之妙者是天下之人耳相似也又不特耳如是也惟天下之目亦如是也至於子都者天下之人無有不知其姣好也不知子都之姣好者無目之人也故曰人口之於味其有所同好者焉耳之於聲以其有同聽者焉目之於色以其有同美者焉至於心獨無所同亦如是乎言人心性亦若口耳皆有同而無異也然人心有所同然者何也是謂理也義也唯聖人者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曰理義之有喜悅於我心者如芻豢之味有悅於我口耳蓋理出於性命天之所為也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為也而理義又出於人心所同然也是則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天命之謂性是性命本乎天故為天之所為也天之謂命天命之謂性而未嘗不有理焉如此豈非其理有出於性命者乎

人能存其性命而不失之者是所謂有其道德也故
 爲人之所爲者也人之所爲道德雖妙然而未嘗不
 有義存焉如此則豈非其義有出於人心者乎合而
 言之則性命道德是爲理義雖是理義出於性命道
 德者耳註麩麥至薄也正義曰釋云麩麥大麥也又
 短粒麥也詩云貽我來麩此蓋周頌思文之篇言后
 稷配天之詩也註說文云礲石地名也註易牙爲知
 味正義曰案左傳云易牙齊桓公大夫也淄澠二水
 爲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是易
 牙爲知味者也註師曠爲知聲之妙正義曰案呂氏
 春秋云已說在離婁篇首左傳杜氏註云晉樂師子
 野者是也註子都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正義曰
 案詩國風山有扶蘇之篇文也註云都世之美好者
 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色不往覩子都反往
 覩狂醜之人凡此是知子都爲美好者也草性曰芻
 穀養曰豢正義曰說文云牛馬曰芻犬豕曰豢是其
 也

卷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上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
 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
 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註牛
 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之貌牛山未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
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
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註存在也言雖在人之
性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
夜之息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
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則其旦晝
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
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註旦晝日
晝也其所爲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
也梏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
惡人禽獸之行以爲未嘗有善本性此非人之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註
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
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

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

疏

孟子曰牛山至之謂與正義曰此章

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也孟子曰牛山之木至惟心之謂與者孟子言牛山之木常為秀美矣然以其為郊國之外也殘之以斧斤之伐可以為秀美乎言以其斤斧常伐之則不可為美也雖為斤斧所伐然以其日夜之所長息雨露之所潤澤非無萌芽絲蘗生焉奈何萌蘗既生而牛羊之畜又從而牧養於其間是以牛山若彼濯濯無草木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無草木以為牛山未嘗有材木焉是豈牛山之性無草木哉言牛山之木嘗有其材木耳其所以無之者但斧斤牛羊從而殘滅之矣言雖存在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然人之所以放去其良心而無仁義者亦如斧斤之伐於牛山之木也是日日而伐滅之可為美材乎言不可為美材也言牛山日夜之所息長草木與人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不遠矣以其牛山日夜所息長草木莫不欲秀茂為美而惡其斧斤牛羊殘害之為惡也人之平旦之氣尚未有利欲汨之則氣猶靜莫不欲為之善也而惡為之惡也但人平旦之氣則其旦晝之所為利欲有以梏亡之矣平旦則未至於晝旦晝所以為日之中矣且人於平旦之時其氣靜未有利欲事緒以動之則未必不善矣以其善固存於此時也亦如牛山日夜所長草木無以斧斤牛羊殘害之則未必不美矣以其萌蘗生焉而美固已有矣奈何斧斤牛羊又從而殘滅之亦若旦晝所為利欲以梏亡之者焉梏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為猶梏之制手也梏之反覆其情緒不一則夜於平旦之氣不足以存既不足以存而為利欲萬緒梏而亡之則其違異於禽獸之行不遠矣以其近也人見其為禽獸之行者而為未嘗有才性焉是豈人之情為如是哉言非人之情也言人情本欲為善矣其所以終不為者但利欲從而梏亡之矣故苟得其所以養無物不長苟失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山苟日

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與平旦之氣是得其所養者也是則無物不長矣如牛山苟爲牛羊從而牧之與旦晝所爲而枯亡之是失所養者是則無物不消矣孟子又引孔子云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徇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所向之鄉惟獨心爲若是也凡此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但當有常操而存之者矣牛山齊之東南山正義曰蓋亦以理推之亦自可見故傳所謂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是亦知之爲齊之山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註

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

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註種

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

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牙生也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註

弈博也

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註

有人名

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奔曰奔秋使教二人奔其一人
 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志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為
 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
 智亦若是

孟子曰無或至非然也正義曰此章言
 之雖竭其道何由能成者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
 智也至非然也孟子言時人無怪齊王之不智也以
 其孟子不輔佐之故云之此言雖有天下易生之物
 如一日溫暖以暴之乃十日寒凍以殺之是以未有
 能生者也雖有能生之者然於我見之亦少矣我自
 輔佐齊王而退歸而姦佞諂齊王者至多矣然而
 我尚如有心欲使王萌而為善是如之何哉孟子言
 之以此者蓋謂吾君不能者是謂賊其君者也所以
 言時人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當輔佐君為之而已孟
 子輔佐齊王既退而姦佞之臣又陷君於為惡故有

激而云此也蓋天下易生之物譬齊王以為善也一
 日暴之喻孟子一人之輔齊王也十日寒之喻姦佞
 臣之眾陷君於為惡也陷君於為惡者如是之眾則
 齊王所以不智也喻未有能生者也今夫譬之奔秋
 但為技數雖小技如不專一其心致篤其志則亦不
 得精也是故奔人名秋者通一國皆稱為善能奔者
 也使秋誨其二人奔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奔秋之言
 是聽一人雖聽之其一心以為有鴻鵠之鳥將至乃
 息援弓繳矢而射之雖與皆學夫奔秋然亦不若其
 專心致志者精矣為是弗若之者非謂其智弗若也
 以其不專心致志而聽奔秋之誨故也此所以曰為
 是其智弗若與繼之曰非然也言不然也孟子所以
 引為此者蓋謂齊王如能專心致志惟賢者是聽則
 孰不與王為善乎奈齊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是聽
 但為姦臣之所諛佞所以如有鴻鵠將至息援弓繳
 矢而射之者故弗若彼之精而遂不為善矣然則時
 人亦不可謂齊王不智特當輔之而已然既輔之亦
 當齊王能專心致志聽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以既

退而尚如有萌焉奈何終輔之而齊王姦佞諂諛之衆而不能聽從爲善耳此故以弈秋喻已而以鴻鵠喻姦佞其一以爲有鴻鵠思援弓繳而射之喻齊王雖聽已之言然不專心致志惟在於鴻鵠耳○弈博也至不得也正義曰案陽貨論語第十七之篇云不有博弈者乎而解弈爲博也說文云作博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古者堯曾作博圍碁謂之弈說文弈從升言速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碁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有人名秋善弈正義曰案傳記有云弈秋通國之善弈也有過者止而聽之則弈敗笙汨之也又云疑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過彎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熊掌熊蹯也以

喻義魚以喻生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爲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一 湯古開
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
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註有不用
不用苟生也有不爲不爲苟患而辟患也有甚於生
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
賢者能勿喪亡之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註人之賤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
噉爾猶噉爾咄啐之貌也行道之人凡人以其賤已
故不肯受也蹴蹋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潔之亦

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
得我與註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
有禮義與否鍾量器也萬鍾於已身何加益哉已身
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爲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
所知之人窮乏者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
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
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註鄉者不得簞食而食

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爲此三者爲之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孟子曰魚至失其本心正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至失其本心者孟子言魚之爲味我之所欲者也熊蹯之味亦我所欲者也然而魚與熊蹯二者不可兼得但捨去其魚而取熊蹯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也魚在水之物熊蹯在山之物欲在水不可兼得於在山者在山又不可兼得於在水者故爲二者不可兼得也魚所以喻生也熊蹯所以喻義故曰生亦可兼得之但捨生而取義也然而生與義二者亦不可兼得之但捨其元志士不忘在溝壑有殺身以成仁是皆以義有勝於死也是捨生而取義也然而生亦爲我心之所欲其以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爲我心之所惡疾者其以所惡有甚於言

死者故患禍有所不逃辟也如今人之所欲者無有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而行之也今人之惡者無有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擇而爲之也蓋可以得生可以不辟也者皆是義也由此言之則苟得故患有不辟也者皆是義也由此言之則生而有不用也是不辟也者皆是義也由此言之則也是不爲惡以辟患者如此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者有甚於死非獨賢者有此心也人皆有此心也但賢人能常存之而勿喪亡之耳蓋所欲有甚於生者是義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是不義也且以一簞所盛之食一豆所盛之羹得而食之者則養其生不得此而食者則餓而死然而噉爾叱咄而與之雖行道塗之中凡人且不肯受而食之也如蹴爾踐蹋而與之雖乞丐之賤人且以爲不潔而不肯受而食也言萬鍾之祿則不責辯禮義而受之者雖萬鍾之多然於我何足爲益焉於我何益以其已身不能獨食之也己不能獨食則爲宮室之廣美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已如是則向日不得簞食豆羹則

身死尚不受今乃為宮室廣美供奉妻妾與施所知
之人窮乏者而受為之如此是亦不可以止乎言此
可以止而不可止者也是謂失其本心者矣是忘其義
者矣故本心即義也所謂賢者但能勿喪亡此本心
耳熊蹯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宰夫膾熊蹯不熟
晉靈公怒而殺之裴駟註云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
熟鍾量器也正義曰齊大
夫晏子云已說在梁惠篇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

不知求哀哉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

哀憫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知求雞犬莫知

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矣孟子曰至而已
矣正義曰此章

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犬務其末也學以求之
詳矣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仁者是人之心也
是人人皆有之者也義者是人之路也是人人皆得
而行之者也今有人乃舍去其路而不行放散其心
而不知求之者可哀憫哉凡人有雞犬放之則能求
追逐之有心故離之而不求追復然而學問之道無
他焉但求其放心而已矣能求放心則仁義存
矣以其人之所以學問者亦以精此仁義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
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無

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
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
遠秦楚為指之不若人故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

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三

心不若人可

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

四

孟子曰至不知類也正義曰此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即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孟子曰至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言今人有第四指為無名之指屈而不信且非疾痛有妨害於為事也如有人能伸者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之以為惡其指之不若人也且以無名之指為無用之指則恥惡之不若人其心不若人則不知恥惡之是之謂為不知其類者也荀子云相形不如論心同其意也蓋云秦楚者以其秦楚相去最為遠者也故取為已言指屈尚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況心即在於已為最近者也尚不能求之邪此孟子所以為不知類者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

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

甚也

五

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

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

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

有是以言之歟

六

孟子至甚也正義曰此章言莫知

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孟子言桐梓之木方於可拱把之時人誠欲其生長皆知所以灌溉而養之者至於已之身而不知以仁義之道養之者豈人之愛保其身反不若桐梓之為急哉但人弗思忖之而已故以甚者也誠之以此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

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考知其善否皆在已之所養也。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故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桐養其槭棘則爲賤場師焉。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

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槭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爲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飲食之人人所賤之者爲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哉亦以懷

其道德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至膚哉正義曰此章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者也孟子曰人之於身也至於已取之而已矣孟子言人之於一身也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必兼有所養也是則一身之中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愛焉則亦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之也以其兼所愛必兼所養而已然而所以考究其有善其有不善者亦豈有他為哉但亦於一已自取之而已矣所謂頤其大體則為大人從其小體則為小人豈非已自取之謂乎蓋孟子但云尺一寸之膚者則心存乎中又有居待而言者也且心為一身之君所謂心為天君者也荀子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此之謂也言人既愛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愛焉既養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養焉所謂愛養心者亦以仁義之道愛養之而已人之心由人所趨向如何耳故曰所以孝其善不善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至尺寸之膚哉孟子又言人體有貴亦有賤有小亦有大於人之一身合而

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又有耳目口鼻形心者也以貴大則心為一體之貴者大者以賤小則耳目口鼻形為一體之賤者小者言人之於一體不可務愛養其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也如養其小者則為之小人養其大者則為之大人以其耳目口鼻形五者所好不過利慾而已而心稟於有生之初仁義之道俱存於其間是以養心者為大人君子養耳目口鼻形者以利慾為小人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也今有場師治場圃者如舍其梧櫝之良木而特養其槲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櫝也檟山楸也槲棘小酸棗也梧櫝可以為琴瑟材是良木小酸棗無用之木也是賤木也此所以喻養體不養其貴者而養其賤者也又如養其一指之小而失其肩背之大則為狼疾籍亂而不知醫治者也此所以比喻養體不養其大者而養其小者也且務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者矣無他是為其養小而失去其大也如飲食之人亦無有失其養大則口腹豈但肥長適尺寸之膚為哉言是亦懷仁義之道者也

正義曰說文云梧櫨山楸又云楸梓也
檳棘小酸棗也是所以案此為之云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

其小體為小人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忠而蔽於物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之官不忠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

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忠善

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

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

惡不能奪之而已矣

息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者也公都子問曰鈞是

也或有名為大人或有名為小人者是如之何也孟

子曰從事於大體而以仁義養其心是從其大體故謂

之大人也從其小體以利慾養其耳目之官是從其

小體故謂之小人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

其小體何也公都子未曉故問之曰既皆是人也或

孟子疏

卷之三

梁

以從養其大體或從養其小體是如之何曰耳目之官至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又答之曰人有耳目之官不以心思主之而遂蔽於嗜慾之物既蔽於物則已亦已失矣已失則是亦為物而已是則物交接其物終為物引之喪其所得矣惟心之官則為主於息如心之所思則有所得而無所喪如不思則失其所得而有以喪之耳是以天之所與付於我者所以先與立其大者則心是也既與立其大者則小者斯不能奪之矣小者則耳目是也以為之大人而已矣蓋耳目主視聽是以為官者也心君主官者也亦謂之官者以其亦主息故亦為官矣荀子云心君也房中虛而治五官者也是以心息之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耳目小為利慾之所蔽茲所以從其大體而為大人也彼小人者以其不思而為利慾所蔽故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

孟子政
則蔽惑之甚者也如登龍斷以罔市利乞墦間之祭者是其類也此孟子所以指今之人而言也如此者終亦必亡其人爵而已矣是故孟子所以有是言而勸誡之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已身不息之耳在已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自有也者他人不能賤之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

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

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

曰至文繡也正義曰此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已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文繡也孟子言凡所願欲其貴者世人所同其心也以其人皆欲之也然而人人有貴只在已者但不思之耳凡人所貴者非是良貴也良貴者不以爵而貴者是謂良貴如下文所謂仁義廣譽者是也且以趙孟晉卿之貴雖為所貴者然而趙孟又能賤之是人之所貴者非為良貴也此孟子所以引而喻也以其趙孟者即晉襄公之臣趙盾者是也為晉卿然入為晉卿出則為盟主是謂貴矣奈何其賢則不及趙襄其良則不及宣子則所貴特人爵之貴耳如此得無賤邪故

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有云既醉之以酒既飽之以德是言飽乎仁義者也是亦所謂德將于醉之意同謂德則仁義是也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乎案禮云公食大夫則稍梁爲嘉膳則膏粱味之至珍者也然而不願人之膏粱則以仁義爲膏粱令聞廣譽之名聲既施飾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案詩以一裳爲顯服則文繡爲服之至美者也然而不願人之文繡則以令聞廣譽爲文繡也蓋令聞者以其內有仁義之德則人將不特見而善之又有以聞而善之者也故云令聞令譽令善也聞名聲而人所聞之也廣譽者亦以內有仁義之德則不特近者美喻之而遠者又有以美喻焉故云廣譽廣遠大也譽美稱也凡此孟子所以教時人之云耳故論君子貧而樂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者是之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

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注水勝火取

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以此則謂水不勝火爲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

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

注孟子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爲仁不至不反諸

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正於賢者也孟子言爲仁勝強於不仁也若水之勝火矣今之爲仁者不知反本心而爲仁如以一杯杓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火不熄滅則謂水不勝火以爲不仁勝仁此又與於不爲仁者又甚之也以其有過於不爲仁者也是亦終必亡其仁矣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不仁也今之爲仁但以轉粟移民之爲仁而望民多於鄰國以羊易牛之仁

而欲朝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一車薪之火也此所以終必亡其仁矣此吾孟子所以有激云而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則不如萑稗之草其實可食為仁不成猶是也

曰此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萑稗是勝是以為仁以其成也孟子言五穀者是天下種之美者也苟五穀不成則不勝萑稗之所奮夫仁者亦天下道之美者也苟為仁不成則不勝不仁之所害故云夫仁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此章與前章相類亦若齊宣有愛牛之仁而功不至於百姓梁惠有移民之仁而民不加多於鄰國是為仁不成之過也五穀已說於前矣云萑稗者即禾中之莖草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穀學者亦必至於穀

古之善射者穀張弩付的者用息要時也學者志道得射者之張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

矩大匠攻木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

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

孟子至規矩正義曰此章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穀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孟子言羿為善射者其教人射必志於在勢勢者張弓也張弓以其力分之所至處也言羿雖善射其教人亦必求之於力分之內也大匠為攻木之工者其教誨人為匠必在於規矩規所以為圓之度矩所以為方之度以其規矩為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誨人亦必求之於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法度內也羿教人既求之於力分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力分之內矣大匠誨人既求之於法度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法度之內矣然必皆求於力分之內者以其力分所不到則射亦未如之何矣法度者亦如是矣此喻人以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此耳如皆不求之於力分之內與法度之內則於道終亦不得矣國羿古之攻射者與匠爲攻木之工者正義曰此已說於前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下凡十六章

國正義曰此卷趙氏分爲下

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二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由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三章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當親而疎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爲愆也四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五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道享見之儀亢答不差其六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七章言王道浸衰轉爲罪人八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義勝爲上戰勝爲下九章言善爲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十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

十一 章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 十二 章言民無信不立 十三 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 十四 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 十五 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 十六 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教誨之方或析或引 凡此十六章合上卷二十章是告子之篇有三十
六章
矣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任國之人問孟子

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爲重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

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

待禮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

於答是也何有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爲不可答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

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

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

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

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

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則得妻不攫則不得妻則將攫之乎

註

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紵戾

也攫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疏

任人

至攫之乎正義曰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者也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人任國之人任國之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二者何者為重曰禮重屋廬子答之以為禮重屋廬子孟子弟子也任人又問色與禮二者孰重曰禮重屋廬子又答之以為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至必

親迎乎任人又問之曰人若待有禮然後食則飢餓而死不待禮而食者則得其食而不見飢餓必待以禮然後食乎任人意以為不待禮而食也行親迎婚之禮則不得其妻不待親迎之禮則得其妻必待親迎之禮任人意又以為不待親迎也所謂禮食者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親迎者又案禮云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迎於戶凡此是也今任人不知此為重故以食色竝而問之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屋廬子未有言以答應故不能對任人之問乃明日往鄒國以任人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於是答也何有至則將攫之乎孟子見廬子不能答此言而乃嘆之曰答此之言何有難乎何為不可答也言凡物有常如不揣量其本但齊等其末則雖方寸之木可令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鏡峯也此乃齊等其末而不量其本之謂也言雖可謂之一帶鉤之金與一車羽毛之謂哉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謂也以其揣之以本則方寸之木不能

過於岑樓一帶鉤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不
揣其本則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喻之何啻食
爲重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竝之則何啻色
爲重也如此是猶積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積
疊一車之毛羽可使重於一鉤金也是則任人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也且爲不以禮食則飢而死則人誰
不以食爲重也不親迎則得妻則人誰不以色爲重
也故孟子所以於此又教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人
曰終戾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終戾之則
不得其食則將可以終戾兄之臂乎踰越東家之牆
而牽其處女則得爲之妻不牽之則不得爲之妻則
將可以牽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故以子言之所謂
東家則托此言之矣如謂鄰家也然而鄰亦有西南
北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任國
正義曰任僻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後亦有案文在
血子居鄒之段註岑樓山之銳嶺正義曰釋云山小
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卽知爲銳嶺之峯也曰樓者
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註云處女正義曰

未嫁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註

曹交曹

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

行仁義而已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

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註

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

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之何曰奚有於是

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

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

任是亦爲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

耳註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爲之乃爲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爲鳥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爲之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註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爲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

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註孝弟而已人所不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悌之行桀服譎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爲堯似堯爲桀似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畱而受業於門註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註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畱

館學也 **注** 曹交至餘師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大道人之者也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曹交曹君之弟也姓曹名交然曹交問孟子曰凡人皆可以為堯舜二帝有諸否乎孟子曰然孟子答之以為誠如是也交聞文王十尺至如何則可者曹交又言交嘗聞文王身長十尺湯王身長九尺今交身亦長九尺四寸但獨食粟而已當如之何則可以為堯舜曰奚有於是至是桀而已矣孟子答之曰何有於此言之謂乎言非論身長短之謂也所以為堯舜者是亦為之而已且託今有人於此其力不能舉任一匹雛之小是則為無筋力之人也今又曰能舉任三千鈞之重則為有筋力之人也如是言之則能舉鳥獲千鈞之重任者此亦足為鳥獲之徒而已矣且夫人豈以不能舉勝一匹雛之小而為憂患哉但不為之耳如用力舉之則勝矣以言人之所欲為堯舜者豈患其不能為之哉亦但不為之耳且以徐緩而行後於長者是謂之悌順急疾而行先於長者謂之不悌順夫

徐緩而行者豈凡人所不能如是哉但所不為徐行之矣夫堯舜二帝之道孝悌而已子今若身服堯之法服以衣服不越禮口誦堯之法言以其言有法度所行則行堯所行之迹以其行不淫虐如此是亦為堯之徒矣若子於今身乃服桀非常之服口誦桀詭儒之言所行乃行桀淫虐之行如此是亦為桀而已矣交得見於鄒君至於門曹交聞孟子言至此乃曰交得見鄒君可以因而假館舍願畱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而學於孟子也曰夫道若大路至餘師孟子乃答之曰夫道若大路較然易行也豈為難知者哉言不難知也但人病不求之耳子歸曹而自能求之而行其道亦不少師也何必願受業於我孟子所以答之此者蓋謂曹交欲挾鄒君而問是挾貴而問者也是以辭之而已抑亦不屑教誨之謂也 **註** 鈞三十斤正義曰已前篇說之矣 **註** 鳥獲有力人也正義曰案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鳥獲之徒竝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鳥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也孟子假是而開闢曹交之蔽而已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註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註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叟之爲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

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也曰凱風何以不怨註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註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而曾不關已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息其親

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
 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
 年五十而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耳孝之不可以
 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為不達矣

疏

公孫丑至而慕正
 義曰此章言生之

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
 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公孫丑問曰高
 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高子齊人也公孫丑問孟子
 曰高子有云小弁之詩是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孟子又問公孫丑以謂高子何以言為小人之
 詩曰怨公孫丑又答之曰為其有怨也曰固哉高叟
 之為詩也又至為詩也固陋矣高子老孟子稱曰叟
 蓋叟長老之稱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謂此詩為小
 人之詩也今且託以有人於此是為越南蠻人被入
 彎弓而射之則已見之則但談笑而道之也此無他

是與越人疏也其兄如被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見之
 必垂涕淚號泣而道之此無他是與兄為親也小弁
 之詩其辭有怨是親親之故也親親仁道也陋矣夫
 高子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然孟子所以重言之
 深誚高子不達詩人之意之甚者也曰凱風何以不
 怨公孫丑再問孟子然則凱風亦孝子之詩也何以
 獨不怨凱風邶風之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至
 五十而慕者孟子又答之曰凱風之詩是親之過小
 者也以詩觀之有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為親之
 過小者也小弁之詩是親之過大者也以詩觀之有
 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是則怨以責已為親之過大
 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慕之是益疏其親也親之過
 小而怨之是懟其親也是謂父母不可以磯激之者
 也是親之過大者以其幽王信褒姒讒言疏太子宜
 白之親非特放之又將以殺之是以小弁為太子之
 傳作焉而著父之過為大者也親之過小者以其先
 王制禮夫死妻穉子幼然後其妻始與適人今七子
 之母則非穉齒子幼者也乃反不安其室而欲去嫁

是以凱風美孝子以著母之過為小者也故曰益疏其親而不怨慕之者是不孝者也謂父母不可激之者是以幾諫者也譬如石之激水順其流而激之耳今乃謂親之不可幾諫安得謂孝子乎所以云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又引孔子有云舜其為至孝者耳以其但亦五十之年尚能慕親矣孟子又引以此蓋謂至孝則當怨慕之也然則小弁之怨安能謂為小人乎宜高子所以見誚於吾孟子矣

註伯奇仁人而父虐之至何辜于天正義曰按史記云幽王嬖愛褒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白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後立為平王者是宜白者也以此推之則伯奇宜曰也故小弁之詩註云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曰又取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曰將殺之故也凱風至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正義曰凱風美孝子之詩也云莫慰母心者註云慰安也言有子七人無以安母之心也云

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者註云瑾路塚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免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或覆掩之成其瑾者言其心所不忍也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註**宋慳宋

人名慳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

問欲何之也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

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

遇焉

註慳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曰

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註孟子敬

宋慳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其指欲如何說之曰

我將言其不利也

註

涇曰我將為二王言興兵之不

利也曰先王之志則大矣先王之號則不可先生以

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

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

亡者未之有也

註

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

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

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從而亡矣先

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

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

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

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

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

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為名也

疏

宋涇至何必

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
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宋涇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曰先生將何之宋涇宋國之人姓宋名涇孟子尊老
之曰先生宋涇將欲往楚國孟子相逢於石丘之地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一
石丘則宋國地也孟子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構兵至我將有遇焉宋棼答孟子曰我聞秦楚二國交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如楚王不悅我說我將又見秦王說而罷之秦楚二王我將有所得從其志也曰軻也至將何如孟子敬宋棼故自稱名曰軻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意說之將如何說之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棼答之曰我將說之以言其與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至何必曰利孟子又答之曰先生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之名號則不可用也先生今以利說秦楚二王秦楚二王悅於利是必罷三軍之眾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之眾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利也為人臣者苟懷抱其利以奉君為人子者又懷抱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又懷抱利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終皆亡去仁義之道特懷利以相接待君臣父子兄弟皆以利相接待然而不身亡者未之有也言必亡其身矣先生將以仁義之道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從仁義而罷去三軍之眾

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從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君為人子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父為人弟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乃去其利而抱仁義相接待也既懷抱仁義而相接待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弟兄弟如此則不為王者未之有也言如此則可以為王矣何必曰利以說之乎蓋為利則其害至於亡身為仁義則其利至於王故曰何必曰利也此孟子所以持仁義之道教宋棼事其秦楚譏其欲以利說秦楚也宋棼宋人名棼正義曰按荀卿非十二子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曾不足以容辨與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宋棼也楊倞云宋棼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棼棼與棼同口莖反是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
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辭之同姓小

孟子疏 卷之十一
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
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
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亦
不答之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
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
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連屋廬子名也見孟
子答此二人有與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
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
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

享也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尚書洛

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
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

不見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

儲子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

也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
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
遙交禮爲其不尊賢故禮答而不見之也孟子居

陸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
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見也孟子居
鄒至而不報言孟子居處鄒國季任爲任國居守者
也以其任國之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居守其國也
季任爲居守以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孟子受而不答
孟子爲齊卿相之時居處於平陸齊之下邑儲子爲
齊相以幣帛交孟子孟子亦受之而不答他日由鄒
之任至不見儲子言孟子與日自鄒之任國乃見其
季子自平陸往齊國乃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至爲
相歟屋廬子見孟子於此二人見與不見故喜而言
曰連於今日得間隙與夫子爲語矣故問孟子曰夫
子爲齊相故欲輕之歟曰非也至爲其不成享也孟
子答之曰非爲其爲相故不見而輕之耳以其尚書
洛誥篇有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如儀不
及享獻之物是曰不享以其無儀法雖有物以享之
但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役使下之志於享也是
以我不見儲子者爲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我所以

受之幣而不見答也屋廬子悅至得之平陸屋廬子
以曉故聞孟子言而喜悅或人見屋廬子故問之曰
此洛誥云是何之謂屋廬子答之曰季子以其守國
故不得越境親至鄒國見孟子故但以幣交孟子孟
子所以往而見答也儲子爲齊相得循行國中可以
親至平陸見孟子然以不親見之但亦以幣交之是
其不尊賢者也是所謂儀不及物爲不成享也孟子
所以之齊故不見而答之也註任薛之同姓正義曰
案魯隱公十一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
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與姓爲後寡人若朝于
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云薛任姓也齒列也是知薛
與任爲同姓也註尚書洛誥篇云正義曰此篇召公
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此洛誥之篇也
孔安國云既成洛邑將欲成王告以居洛之義也云
享多儀至惟不役志于享者案安國傳云奉上謂之
享言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於禮物惟曰不奉
上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
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
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註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
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
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
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
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
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註**伊
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

息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貢人雖異道所履則一
也一者何也**註**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註**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
於履仁而已髡爲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
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息爲臣魯之削也滋
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註**髡曰魯繆公時公
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息孔子之孫伋也
二人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
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爲曰虞不用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河古階
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
得歟註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
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管者王豹處於淇而
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
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
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
識之註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
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

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
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謳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
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
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
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
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之矣曰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
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

識也 **註** 孟子言孔子為司寇為賢臣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胾燔肉不至燔炙者為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誠欲急去也眾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為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也 **疏** 淳于至不識也正義曰此章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淳于髡曰至固如是乎淳于髡齊國之辯士也淳于髡問孟子曰先名實

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言名生于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治國濟民則名利在所先故先名實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則功利在所後故後名實者為自為今夫子嘗處於三卿之中而名實未加及於上下而去之仁人固肯如是乎髡之意以為仁人必不如是也故以此譏之蓋名實未加於上下以其上無以輔佐君而治國下無以惠澤而濟於民也孟子曰至其趨一也者孟子乃答曰居臣下之位不肯以賢而奉事不肖者是伯夷也所謂伯夷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於桀者是伊尹也所謂何事非君治亦進亂亦進是矣不恥惡汗君不辭小官者謂柳下惠也所謂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況我哉阮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是矣此三子者雖進退之道不同然其所履則一而已一者何也髡又問孟子所謂其趨一者是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又答曰其一者是一於仁也言三子進退行止皆一於仁也伯夷之仁則見於必退以為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為任柳下惠之仁則

見於不必進亦不必退而爲和如此則君子進退行
止亦履仁而已何用同其進退行止然後爲仁也孟
子所以引此三子而喻者蓋謂我之去齊是亦伯夷
之清者也是亦有仁而已故以是答淳于髡曰魯繆
公之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泄柳孔伋爲師傅之臣而
魯國爲敵國所侵削益盛如此是賢者不能拯救之
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至
何可得歟者孟子又答之曰虞君不能信用百里奚
而亡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爲霸是則不能用賢
則國亡矣何特止於見削歟故曰削何可得歟蓋百
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而穆公釋其囚授
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是其事也又說於萬章首
卷之末詳矣曰管者王豹處於淇上至識之者髡又
曰往日衛之善謳詠者王豹居於淇水而西河之人
皆善謳齊之善歌詠者絲駒居於高唐而齊右之人
皆能善歌凡此是皆以謳相尚故然也齊之二大夫
華周杞梁皆死於戎事其二入妻哭哀城爲之崩國

俗化之而皆效其哭是以如此歌哭者尚能變化其
俗則有諸中必見於外如無其功者髡未曾見之也
如此是故無賢者也有賢者則髡必知之矣淳于髡
所以又言之此者以其不知繆公不能師公儀休泄
柳子思三子之道徒疑之以爲不賢又以此明孟子
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若是矣故引而言之復
譏於孟子淇水河西高唐齊右皆地名也曰孔子爲
魯司寇至衆人固不識也孟子又答曰孔子嘗爲魯
國司寇之官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宗廟當賜大
夫以胙燔肉且不至孔子孔子遂反歸其舍未及脫
祭祀之冕而適他國不知孔子者以謂爲君無禮乃欲
肉故爲此而行也其知孔子者以謂爲君無禮乃欲
以微罪行微罪以其孔子爲司寇大夫之官凡有祭
則大夫之黨當從君祭既從祭之禮有不備所以有
罪矣然則君子之所爲者庸衆之人固不能識而知
也孟子言此者又有以譏諂髡也意謂吾之去齊是
亦君子之道也豈淳于髡所識也國淳于髡至然也
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

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之時喜
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酒不治委政於卿大夫百官
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之左右莫敢諫淳于髡曰國
中有大鳥云云文悉煩更不具述註髡曰魯繆公至
賢為正義曰云公儀休為執政之卿者案史記云公
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
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
小漢書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
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以食祿又奪園夫織
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云子柳泄柳也檀弓
云子柳鄭註云子柳魯敬仲皮之子子碩兄也子思
孔伋已說於前矣註孟子云百里奚去國至賢也正
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者即經所謂知
虞之將亡而先去之相秦而霸其君是也云何但得
削者如楊子云或人問魯用儒而削雄曰魯不用真
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亦是意也註
王豹衛之善謳至知之正義曰王豹衛之善謳者註
案衛詩以淇水在衛地說文云淇水出河內其北山

東入河又晉世家云晉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
東至河內是也竹竿碩人皆衛國之詩也云高唐齊
西邑案齊莊公元年晉伐齊至高唐杜氏曰高唐在
祝河縣西北是也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
齊大夫案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還自晉不入遂
襲莒杞梁華旋載甲夜入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
於蒲侯氏杜註云近莒之邑也莒子重賂之使無死
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
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
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
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做
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室杜註云杞梁杞
殖也華周即華旋也或云齊莊公襲莒逐而死其妻
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崩註孔子為魯賢臣從魯君
而祭於宗廟燔肉不至者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魯
定九年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
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三年季氏將墮費
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聞君

孟子疏
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於是誅大
夫亂政者少正卯齊人歸女樂定公有怠政事子路
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
則吾猶可止於是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于
屯屯魯國之南地也王肅曰
燔祭肉也孔子因適衛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下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註**五霸者大國秉直道
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是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註**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
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國

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

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

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爲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國

齊桓公五

孟子 卷之三
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
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
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妻也尊
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
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
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
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
而以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
私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

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長君
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
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國**君有惡命
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
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爲非
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疏 孟子曰至罪人也正義曰此章言王道浸衰轉爲
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孟
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五霸之罪人也者又
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
楚莊五霸者乃爲夏禹商湯周之罪人也今之諸侯
謂孟子時之諸侯乃爲五霸者之罪人也今之大夫

必得其賢不得使之羣小殺亂之也無專殺大夫言大夫有罪者當皆請命於天子而諸侯不得專殺之也其五命之曰無曲防言不得曲防其水以專利也當通水利而防障之而已無遏糴言不得遏止穀糴不通於鄰國也無有封而不告言不得有私自封賞而不告於天子也五命之後於是又布告之曰凡我同盟會盟之人自今既盟誓之後言當歸於交好無更搆怨也然今之諸侯皆犯此桓公之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五禁即五命是也長君之惡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者此一段孟子自解今之大夫為今之諸侯罪人者也蓋自諸侯之下皆為大夫者也言君有惡命臣長益而宣布之其罪猶小以其但不能距逆君之命也君之惡未著而為之臣乃諂媚逢迎而導君為非故曰其罪大以其有以啓之也然今之大夫皆有以迎君之惡而啓之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註五霸至者也正義曰云齊桓晉文至楚莊五者今案史記諸侯年表云周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小白即位周釐王三年始霸會旅諸

侯於甄周惠王二十三年諸侯伐鄭周襄王元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襄王九年卒是桓公自釐王三年始霸至卒凡得四十二年晉文公重耳自周襄王十六年即位是為霸五年率諸侯以伐曹襄王二十四年薨即位凡得九年而已宋襄公茲父自周襄王三年即位十三年伐楚十四年死泓戰是歲襄王十五年矣秦繆公任好自周惠王十八年即位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是歲周襄王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報般敗于汪三十九年卒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一年矣楚莊主侶自周頃王六年即位十三年伐陳十六年率諸侯伐陳夏徵舒立陳成公午三十三年薨是歲周定王十六年矣云夏禹商湯周文武說於前矣

註齊桓至罪人也正義曰云與諸侯會于葵丘案魯僖公九年左傳云夏會諸侯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秋齊桓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是之謂也是歲所謂周襄王元年矣云誅不孝者如衛世子輒拒其父蒯聵楚世子商臣弑其父凡此之類是不孝

者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齊以易申生是易世子者也云無立愛妾為嫡者正妃曰嫡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為嫡也云尊賢育才者如南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菁菁者莪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愛小恤矜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三曰養老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也云賓客羈旅無忽忘也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不忘賓客也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是不忘忽羈旅也云仕為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叔仲氏季孫氏晉有狐氏趙氏荀氏卻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士者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也曠空也尚書註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伐天理官不可以大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攝則為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譏誦之矣

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賊國湯立賢無方是矣若晉奚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矣云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怒陽子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使續鞠居殺處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也云無敢違王法而以已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意亦通義矣奈何據其下文曰遏糴則無曲防是為無曲障其水以專利者也故先王制畝遂溝洫所以為此矣是齊桓會諸侯于陽穀公羊以為障谷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為無壅泉凡此可見矣云無止糴如秦饑晉閉之糴是也云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案公穀梁述葵丘會有云無遏糴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尊賢育材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梁丘 無有封而不告案公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衆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畧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有四十九而齊桓十有八焉內臣會凡二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凡十有三而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郵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國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

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國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

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註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之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爲况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

當道志於仁而已

註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

當王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

疏

魯欲使慎子至而已正義曰此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賤其用兵義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者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慎子名滑釐善用兵者也魯國遂欲使慎子爲將軍戰鬪孟子曰不教民以仁義之道而用之戰鬪是謂殃禍以殘害民也故好戰而殃禍殘害其民者不容於堯舜二帝之世也以其堯舜之世民皆仁義但如四凶者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者也今欲使慎子爲將軍雖爲魯一戰而遂取南陽之地然且猶不可况有不勝者乎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之罪也慎子見孟子此言乃勃然變顏而不悅而憤之曰此言則滑釐所不知也故自稱名爲滑釐是以因知滑釐爲慎子名也曰吾明告子至於仁而已孟子乃與之曰我分明告子以其不可之意也且天子之地方闊千里不闊千里則其中無可以待

諸侯諸侯之地方闊百里不闊百里則其中無以守宗廟之典籙典籙常籙法度之文也謂先祖之典籙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其地為方闊百里者非其地不足而儉用於百里然以不敢縱欲以敗王制也太公之封於齊亦然今魯國方百里之地有五以其方五百里者也子今且以為有王者興作則此魯國之地在所損之中乎在所益之中乎言必在所損也是則徒務戰鬪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為而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註慎子善用兵至南陽也正義曰案史記慎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於是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是慎子即慎到矣荀卿非十二子篇註云慎子與宋鉞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又知是為善用兵者矣云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者案尚書禹貢岳陽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即太山

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為上公之封則百里實封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非兼附庸也安詩自廣而已禮記曰周公封於曲阜百里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臆說不足取信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克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註辟土地侵小國也

克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於古之法為民賊

者也賊傷民也故謂之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註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富桀也

謂若夏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註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註說與

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

居也註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

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

位也註孟子至居也正義曰此章言善為國者必藏

化以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孟子曰至不能一朝居

也孟子言今之世為臣而奉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

廣闢土地克實府庫以其皆培克之人也今之所謂

忠信良臣者皆古之先王治世所謂為殘賊民者也

孟子於此又言君既不趨向慕於道其心之所之又

不志於仁是為惡也而為臣者又培克聚斂而求富

之是加富於夏桀之君也又凡曰我能為君期與敵

國戰鬪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臣即古之所謂

民賊者也君既不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又求

為之強戰鬪於敵國是輔桀也若由用今之不善之

道又不能變更今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亦

且不能自安一朝之間以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魯

欲使慎子為將軍所以深闢之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註白圭周人也節以貨

殖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註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

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

可乎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曰不可器不足用

也。[註]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註]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註]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敘無君

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爲大桀而子爲之小桀也。[疏]白圭至小桀也正義曰此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尊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情二十而稅夷狄有君不足爲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白圭言於孟子曰我今欲省賦利民但二十中而稅一如之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孟子欲闢之故與之曰子以二十而稅一之道乃荒服北裔貉之道也故託喻以問之曰萬家之國但以一人陶瓦器而供使用則可乎否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答之曰一人陶器而供萬家之國則器不足

用也是為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至大桀小桀也
孟子又與之言曰夫貉居於北方其地寒燥而五穀
不生長惟黍早熟於寒燥故生之又以其無中國之
城郭宮室又無宗廟祭祀之禮又無幣帛饗殮之費
又無百官之衆供贍朝食曰饗夕食曰殮如此無有
費用供贍故於貉但二十而稅一亦足給也今居中
國之地如去人倫之敘使無君子之道如何為可乎
然而陶器之少且尚不可以為供國之用况於國而
無君子之道乎且自堯舜二帝以來皆以什一而稅
也今欲輕於堯舜什一之道而欲二十而取一則夷
貉為大貉而子為小貉也如欲重於堯舜什一之道
而過於什一則夏桀為大桀而子為小桀也以其桀
暴於賦斂者也此孟子所以闢白圭也註白圭周人
也正義曰案班固志貨殖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
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
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曰吾治生與伊
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又公羊傳曰
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易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

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天下頌聲作矣何休
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
梁云古者什一而籍孟子曰夏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凡書傳云什一者衆矣杜預
曰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
以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
餘畝更復十取其一乃是什取其二故魯哀公問有
若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周禮戴師云凡任
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取過十二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
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曰云什一
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
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云方百里為井井九百
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
後敢治私事鄭玄云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
九而稅一其意又異於漢食貨志云井田方一里是
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

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然而諸儒多用孟子為義如孟子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是為鄭玄有異於此也又孟子對滕公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註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郊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一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惟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註不解夏五十殷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因自謂過乎禹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

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

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

國之害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

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

以為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白圭至過矣正義曰

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圭名也趙註所以知其為圭字也孟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謬矣夫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此故禹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水害故當時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為壑以受害而又有逆其水道且逆水者所以謂之洚水謂洚水即洪大之水也是為仁人之所惡之也今子如是乃云有愈於大禹是吾子

之過謬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謂也於禹治水之功是又白圭未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其孟子辭而闕之以為過謬者矣抑亦不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

順若為君子之道捨信將安所執之邪正義曰此章言重信

之至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為主則君子之道惡乎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為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為能明善在信為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重信之至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

於國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人道德得行

為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

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

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然則奚為喜而不

寐丑問無此三者何為喜而不寐曰其為入也好

善孟子言樂正子之為入也能好善故為之喜好

善足乎丑問以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

孟子疏 卷之三 湯古閣
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國孟
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
優之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
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
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
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士止於千
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
國欲治可得乎國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

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

得乎

國魯欲至得乎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人
一槩禹聞讜言答之以拜訑訑距之善人亦

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者也魯欲使樂正子執政故
言於弟子曰我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遂喜而不寐
以其樂正子將得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
至曰否公孫丑見孟子此言以為喜而不寐乃問孟
子曰樂正子有強力勝乎曰否孟子答無以力勝也
公孫丑問有智慮能善謀乎曰否孟子又答之曰無
用智慮謀也公孫丑又問曰有多聞見識乎曰否孟
子又答曰無多聞見識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
為人也好善孟子曰樂正子為人能好善言故為之
喜也好善足乎又問言樂正子但好善言足以治國
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至可得乎孟子與之曰能好善
言足優為於天下也而况魯國乎夫人苟好善則四
海之內有善言之士皆得不遠千里而來告之也苟
不能好善則四海之內人將曰彼人之訑訑自足其

智不好善言我既已知之如此則訑訑之人發聲音形顏色以距止人於千里之外是則善言之士既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告之則讒惡諂佞面從之人至矣然而與讒惡諂佞面諛之人居國欲使之治尚可得乎言不可得而治也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為讒希意導言以為諂不擇是非而言以為諛樂正子克正義曰已說於前矣聞善言虞舜是也正義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禹聞讜言答之以拜至合符者也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讜言說於前矣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陳臻問古之君子謂何

禮可以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

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

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

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

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

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

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

而留為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

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滿此三利無疑者

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孟子古之君子何如則可進爲之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答之曰古之君子爲仕所去就有三也下文孟子解之者是也自迎之致敬至死而已矣是解所去就有三矣言國君迎接之致其敬以有禮言將行用其言也則就而仕之是所謂行可之仕也如禮貌接之以禮又有樂賢之容未衰而言弗得行也則當退而去之以其爲道而仕道不行則去矣其次國君雖未行用其言然而接之致敬以有禮則就而仕之是所謂際可之仕也及其國君接之不以禮又無樂賢之容是其禮貌衰也是則退而去之以其爲禮而仕禮既衰則去矣其下朝且無以食夕昏又無以食以至飢餓困乏不能出其門戶國君聞之乃曰吾大爲之君者不能使之得行其道又不能聽從其言而使飢餓於我之土地吾羞恥之也如此國君有以周賜之亦可以受之而不辭也無他免其餓死而已矣以其爲貧而仕是公養之仕也是以魯之孔子去就如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註 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

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者也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國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中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顛顛

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是而已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國入謂國

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也

息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國孟子曰至安樂也正義也曰此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教者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至死於安樂也者孟子言舜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其位傳說築於傅岩之間而高宗舉之為相膠鬲鬻販

於魚鹽之中而商文王舉爲賢臣管仲爲士官之囚而桓公舉爲相國孫叔敖隱遁於海濱而楚莊王舉爲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繆公任之以爲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六人也必先所以如是苦楚其心志劬勞其身已餓其體使之焦枯疫癘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行不遂而拂戾其所爲又所以驚動其心堅忍其性曾益其素所不能而已又言人常以過謬然後更改而遷善困瘁於心而無所通則其操心也危橫塞其慮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興作其大顛顛枯槁之容而驗於色而後有吟咏歎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爲矣又言國君者入爲國內無大夫循守其職而爲之法家又無輔弼諫諍之士出爲國外則無強敵之大國爲危難之警如是者其國未爲不喪亡矣故曰國常亡如是則然後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以安樂怠慢而死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國舜耕歷山至不能行正義曰自舜耕歷山至繆公舉之以爲相也是皆案史

記之文也**國**若屈原顛顛與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正義曰案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王爲三閭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疎平復逐放之平乃遊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顛顛形容枯槁時有漁父釣於江濱怪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乎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混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啜其糟而餽其醢原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魚腹中耳遂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賈誼爲長沙王大傳過湘投書以弔之甯戚角歌者案三齊記云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爵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以爲大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

而已矣

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潔也我不潔其

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為仁義

是亦教誨之一道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學而見賤恥

教誨之方或抑或引同歸殊途成之則一者也孟子

言教人之道非特一術耳以其多有也我之所以於

不潔人之行而不教之者此亦我有以教之也以其

使彼感激自勉修為之而已是以亦為教誨之者也

蓋謂教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隅不反則不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上凡四十五章

疏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

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

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

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故以盡心為篇題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告子

心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已之

心也此篇凡八十四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卽有
四十五章而已一章言盡心知性二章言爲仁由已
富貴在天三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四章言人有
仁端達之爲道五章言遠辱不爲憂六章言不慕大
人何能有恥七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八章言內
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九章言小人待化十章
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十一章言勞人欲以使之殺
人欲以生之十二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
德小民人速觀十三章言明法審令崇寬務化十四
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十六
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十七章言容悅凡臣社稷
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已十八章言育養賢才樂過
萬乘十九章言臨蒞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
章言王政普大二老聞歸二十一章言教民之道富
而節用二十二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三章言
好善從舜好利從跖二十四章言楊墨放蕩子莫執
一二十五章言飢不妄食二十六章言下惠不恭二
十七章言爲仁由已必在究之二十八章言仁在性

體其次假道二十九章言放惡攝政伊周有爲凡人
志異則生篡心三十章言君子正已以立於世三十
一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二章言
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三十三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
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三十四章言人性皆同居使
之異三十五章言輿服器用人同不殊尊貴居之志
氣以舒三十六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三十七章
言聖人踐形三十八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
怠厭息滅其日三十九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四
十章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一章言窮達卷舒
屈伸異變四十二章言學尚虛已四十三章言賞僭
及淫刑濫及士季文三思四十四章言君子布德各
有所思四十五章言振裘持領正羅惟綱其餘三十
九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註盡心者至篇題正
義曰云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
人法天者蓋以性之得於天心之生於性天莫之爲
而所以命人者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爲主者心
也則人之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由人法天

也云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二十八舍案五行天文志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凡此四七之星分布四方是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蓋在乎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包註云北辰常不移而衆星拱之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又按漢書天文志云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於斗是衆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

以息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

善者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

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夭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夭若

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

以立命之本

孟子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夭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爲珍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至所以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息之者是能知其

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知存其心養育其性此所以能承事其天者也是以其天之賦性而性者人所以得於天也然而心者又生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以主之也蓋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為天所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如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以事天者也是性即天也故存心養性是為事天矣又言人之於命雖有或夭或壽但操執其心而不二也既天壽不二而修其身以待其在天者何如耳如是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歿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此而不二也不可徵求之矣但修其在我以待之是為立命也如於歿壽而二其心以廢其所以修其在我者則非所以立命者也商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註

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

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已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註

知命

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註

畏

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已

註

孟子曰至非正命也正義

曰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墻之疑君子遠之也孟子曰莫非命至非正命也者孟子言人之死無非是命也然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旨也是故知命之君子不立身於巖墻危險之下以其能壓覆人也是以盡其修身之道而死亡者乃為受正命而死也陷於刑獄為桎

孟子 卷之三
楷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以其不能盡修身之道而順受其命而死也桎足械也桎手械也今刑獄匣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者慾無厭是刑其殺之也以少犯衆以弱侮強是兵其殺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弔有畏而死者有壓而死者有溺而死者註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云命有三行善得善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升于帝而崩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云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曰伯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註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正義曰禮於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故已不能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也壓行止危險之下是也溺不乘橋船是也荀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爲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

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魑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是亦畏死者也又秦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穴五女示之五子拔蛇壓殺五女是壓死者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是溺死者也孟子之言其趨則一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

者也註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

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

得也求在外者也註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已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

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疏

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為仁由己富貴在

天者也孟子言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而不求則亡是則仁義禮智求之有益於得者也是求之在我者也是以其仁義禮智有生之初性固有者是為在我者也是為天爵也求之有道則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既修其天爵而人爵或有不得者是或得或否是得之有命也是則人爵求之無益於得也是求之在外者也是以其人爵非身所專故為在外者也如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云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足得之有命者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註物事

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當

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

無虛則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註當自彊

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為近也

疏

孟子至莫近焉正義

曰此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者也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已思之以誠不為物之喪已是有得於內矣有得於內則為樂亦莫大焉以其外物為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於我故為樂也小以內為樂則所樂在已不在物其為樂也大又言勉彊以忠恕之道而行之以求仁之術為最近故傳有云仁者必恕而後行是之謂也斯亦力行近乎仁之意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眾也

註

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

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眾庶之人也

正義曰此章言

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人用之不知其為寶也孟子言仁義之道人皆有之然而行之而不著則其迹不能彰明習此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身用而行之而不知其是為道凡如此者非君子者也是則為凡眾者矣故孟子以此憫之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

註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

曰行已有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註人能恥已之無所

恥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不可無其羞恥也人能無恥而尚有羞恥是為遷善遠罪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累之矣案禮云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善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如此則人可以無恥乎此孟子所以有此言而救時之弊與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註

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註**不恥不如古之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

正義曰此章言不慕

孟子 卷之三十一
大人何能有恥者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恥者以其為不正之道也不正之道正宜羞恥而無為之也是為恥之於人為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阱陷藏兵之巧以為攻戰者是為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而恥之也如不恥不若古之聖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也
隰朋顏淵正義曰凡於趙註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隰朋齊大夫也史記註云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一年卒顏淵慕虞舜案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所以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是其歎也趙註所以引而為解文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註樂善而自卑若高宗得傳說而稟命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

之勢

註

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

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註

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

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者乎

註

孟子至之乎正義曰此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其心

者也孟子曰至而况得而臣之者乎孟子曰古之賢者之君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古之為賢士者亦然以其能樂己之樂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公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得數數見其賢者然而見之且猶尚以為不可而况得臣之而卑下者乎

註

高宗得傳說而稟命正義曰案尚書說命篇云高

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岩爰立作相王
置諸其左右曰臣下罔有稟命孔安國傳云名說稟
受也命令也經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正義曰
案高士傳云許由潁川人也隱箕山堯聞之躬聘為
九州長由不赴遂洗耳於河巢父見之曰吾欲飲牛
汚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慙而隱是也牛
亟數也至作者七人正義曰云伯夷伊尹者此蓋本
孟子之正文也已說之詳矣云作者七人者案論語
之文也七人包註云凡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
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
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是此七人者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

人不知亦囂囂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

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曰何如斯可以囂

囂矣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曰尊德樂義則可

以囂囂矣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

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

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

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

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

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

善天下也

注孟子至兼善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內定

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實句踐好遊未
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
至囂囂宋句踐宋人姓名宋名句踐孟子謂句踐曰子
好逸遊乎我今語以教子之遊也言人之知己亦但
囂囂然自得人不知已亦但囂囂然而自得曰何如
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之曰當何如此可以囂囂然
自得矣曰尊德樂義至達則兼善天下孟子又與之
曰尊貴其德所樂以義以此則可以囂囂自得矣蓋
德有所得於內義有所不為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
性於內所樂在義而窮理於外是以樂天知命故人
知不知斯囂囂然自得矣如此故士窮而在下則不
失義而不為苟得達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
窮不失義而不為苟得故得已之本性達不離道而
常思利民故民不失其所望是以古之人得志遭遇

其時則布恩澤而加被於民不得志則修治其身以
立於世間是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得行其道而兼
善天下也言古之人以是者如顏子之徒窮而不得
志則不改其樂而獨善其身伊尹之徒得志而澤加
於民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注**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由文王之化乃能

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之才知千萬於凡人者

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

也**注**正義曰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

王之化而乃能興起以從善道者凡民也以其無自
知者也若夫才有過於千萬人之豪傑者雖不遭遇

文王之化猶能自興起以從善而正立其身也已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

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欲然不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

正義曰此

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亢有若欲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孟子言人自有富復附益以韓魏晉六卿百乘之家富而貴之如其自視已於仁義之道欲然不足則超絕有過乎眾人遠矣

韓魏晉六卿百乘之家正義曰

已說於梁惠首篇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謂教民趨農役有常

時不使失業當其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

屋之類也故曰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謂殺大辟之罪者以生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

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孟子至殺者正義曰此章

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孟子言國君如使民趨於農耕是以佚道使民是農耕時雖為勞然後有所獲稼則又有以佚樂矣如是則何怨恨其勞乎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又言國君殺戮其罪人者以其恐有害於民故殺之而意有在於欲生其民也是則罪人被殺雖死且不怨恨殺者也故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已於滕文公說之矣

大辟之罪正義曰孔云大辟之罪死刑也前已說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國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遷善爲之大道者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註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

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說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章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流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至小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驩虞而樂也王者道大故若天浩浩而難知難見者也故民皞皞然自得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民殺之而不怨以其生道殺之故也利而不知爲王者之功以其佚道使之故也自迹觀之則君子過之而不守拘其一自妙道觀之則其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未嘗不有存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今夫天地之化者始乎春而終乎冬而萬物皆得以移易者也天地之神者始乎震而終乎艮而陰陽不可測之者是也然則王者之於民所過者以化所存者以神宜其與天地上下同流而無間也則是天地之化以神而存之豈曰使萬物知其有小補益哉王

者之化亦存以神又豈曰使民知其有小補益之哉
如此故王者之民所以皞皞如也蓋虞之為樂必待
虞度無患然後為驩則其樂淺皞皞如也以其使民
舒通太平自得而已故於驩虞又有以間矣此孟子
所以抑區區之霸而尊崇其王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

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使

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畏之不逋

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

親故歡心可得也

孟子至民心正義曰此章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

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孟子曰至善
教得民心孟子言仁言為政教法度之言不若仁聲
樂聲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又不若
善教得民之易也以其善政出於法度之麓有刑威
以行之故民有以畏之善教本人之德性有仁恩以
懷之故民有以愛之亦以善政有九職任萬民有九
兩以繫萬民九職任萬民故一曰三農以平地山澤
生黍稷禾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之九穀二曰園囿以
育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鄭司農云珠象玉石金木
革羽是也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鄭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八曰
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玄云
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九兩繫萬民一曰牧以地得
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
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

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凡此善政為民財而已善教因民心以教之故能得民心矣此所以為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然而善政非不能得民但得民財而已又不若善教得民之心矣○蓋移風易俗莫大乎樂此禮之文然也孟子所以同其趨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

也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孟子至

正義曰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已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至達之天下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以不學而性自能是謂良能者也所以不待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良能者也孩提襁褓之童子無有不知愛其父母及其長大無不知欽順其兄是則親愛其親欽順其兄是仁義也仁義即良能也

知良能者也言人欲為善者無更於他求也但通達此親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襁褓者正義曰釋云襁褓負也負兒衣也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者也是亦知孩提為二三歲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

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
孟子至禦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潛隱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孟子言虞舜初起於歷山耕時居於木石之間以其近木石故也與鹿豕遊以其鹿與豕近於人也然而舜於此其所以有異於深山之野人不遠但能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其從之若決江河之水沛然其勢莫之能禦止之也
聖人潛隱若神龍者正義曰此蓋周易乾卦之文也趙註引之以解其經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

正義曰此章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孟子言人無爲其所不爲以其所不爲者不義也無欲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爲不善也人能無爲不義又不欲其所不善則人道於是足矣故曰如此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德行知慧道術才智者以其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為仁義故至於達也

論孟子

達正義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自止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有德慧術知者常在於疾疾之人也疾疾人之有小疾常露在身不去者是為疾疾也如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常危其慮患也常深是若疾疾也此孟子所以執此喻以自解也言孤臣不得於其君者也孽子不得於其親者也不得於其君與不得於其親者故能秉心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為道德故能顯達也操心常危慮患常深是人之疾疾常露在身而去也是孟子所以為疾疾之人有德慧術智也然而非謂德慧術智必繫乎有疾疾者但常存乎疾疾之人而已蓋有得於已謂之德述而行之謂之術然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智釋耳是則所謂智慮生於憂患豈非德慧術智存於疾疾之意有同歟此孟子所以有是言之而戒當時之人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論事君求

君之意為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

稷為悅者也

論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有

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論天民知道

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

也

論大人大丈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

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

論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章

言為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己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孟子言有人事其君以求君之意者是為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孟子又言有忠臣為安社

稷臣者也在於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
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言天民為之先覺者志
在於行道然而既達而在位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
後乃行之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
而不行矣是其窮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人者正已
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不為利害之所移動是則
自正治其已而物後自取正於我也凡此是其四科優劣差等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天下之樂不得與此
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忤人心正
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君子有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君子重言是美之也

孟子曰至存焉正義曰此章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
誠不愧天育養英才吾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為
一章再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
存焉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為王天下者
不得與於其間父母皆在兄弟無有他故者以其無
嫌隙之事也此乃一樂也存誠於已而仰無以有羞
愧於天俯無以有慚忤於人此乃二樂也已之有德
又得天下英才大賢而推已以教而養育之此乃三
樂也三樂如此故孟子又重言之然君子有三樂而
王天下不與存焉以其有天下之樂不若此三樂矣
故重言之而美此三樂也是以舜得天下而無足解
憂揚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是亦與
此同意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廣土衆民大

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欲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

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君子所性雖大行

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大行行之於天

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

體不言而喻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睟然潤澤

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

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喻而知也孟子

曰至而喻正義曰此章言臨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外克身體履方四體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同也孟子曰廣土衆民至不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之大衆人民之多以為大國之諸侯君子者心欲好之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天下之中而立以安四海之民是為之王君子者雖樂於此然而稟天性不在此焉蓋君子欲廣土衆民以其足以行道於一國故也然其所樂又在於定四海之民而未樂於此一國而已雖樂在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得以行道於天下奈何所性不在此焉是所性者特在仁義禮智耳故言於下文是也是則君子所稟天之性雖大而損滅其性以其所生之初受之於天有其分定故也故君子所性是仁義禮智四者根生於心顯而形諸德容其生於色則睟然潤澤見於面又有光輝乎其前盎盎然見於背又有克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下四體則一動靜一行止固雖不言而人以

孟
子
疏
卷
之
三
上
終
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若是矣此所以故云四體不言而喻荀子云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註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註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

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為畜產之本也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

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註

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註

孟子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王政普大教

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餓之二老聞之歸身自已所謂眾鳥不羅翔鳳來集之類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

至此之謂也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復說焉然其類亦孔子所云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亦此類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

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註

易治也疇一井也庶民治

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註

水火能生人

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

冠

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

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至不可勝用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疇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利其在在上者又薄其賦斂而無橫賦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又食之以時而其用不屈用之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人民非得其水火則不能生活然而昏暮之時有敲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者以其水火至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其菽粟亦如水火之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為仁者乎故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者也

國

疇一井也正義曰說文云為耕治之田也不知

之田也不知一井何據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

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國

所覽大者

意大觀小者志小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國

瀾水中

大波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國

容光小郟也言大

明照幽微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

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國

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

行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

國

孟子至

義曰此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志聖道者成其仁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至難為言者孟子言孔子登魯國之東山而所覽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大於東山也登太山而能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下

孟子疏 卷之三 亦莫大於太山也如此故觀之於海者難為水也以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為百谷主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楊子云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如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又言人之觀於水以其有術也有術者所謂觀水必觀其波瀾是為能觀水者也云此者以其人之觀書亦若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人之大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者又言日月之有明凡於幽隱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道之在天下無往而不在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至不成章不達者又言流水為物所流遇於科坎不盈實其科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在於道也不成章則不達而進仕以其君子於道至於成章則克實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為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為之喻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蹠盜蹠也蹠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孟子曰至間也者孟子言人之

雞鳴而起孳孳勤篤於為善者乃為舜之徒黨也如雞鳴而起孳孳但勤篤於為利者乃為盜蹠之徒也儻言欲知舜與盜蹠為君子小人之分別無他事焉特一趨於利一趨於善之間而已
李奇漢書傳云盜蹠乃是秦之大盜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楊朱也為我為已也拔已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墨翟

孟子疏 卷之三 四 及古閣

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為

之也子莫執中註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

者也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註執中和近

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

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

一而廢百也註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知

而廢百道也疏孟子至百也正義曰此章揚墨放蕩

行止唯義所在者也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

利天下不為也至為之孟子謂楊朱所取以為已雖

拔已之一毛以利天下且不為也墨翟兼愛他人雖

摩突其頂而至於踵而利天下且以為之子莫執一

子莫魯賢人言子莫執中和之性而不專一者也以

其無為已兼愛之過而已故曰執中為近之言子莫

執中為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若

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者也然而所以惡疾其執一

者是為其有以賊害其道也是若知舉一道而廢其

百道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

賊道舉一而廢其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

害之也註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註為利欲所

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

及人不為憂矣註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

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

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者也孟子曰飢者甘食至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飢餓則易為食故以甘之渴者易為飲故以甘之然而不得飲食味之正者也以其但為飢渴害其本性耳豈獨飲食於口腹為有飢渴以害之言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以其利慾害之故也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之害則所養不及於人亦不足為可憂矣蓋無以飢渴為心害則孟子以飢渴之害亦猶利欲之害故假託而言之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大也柳下惠執

弘大之志不恥污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貴為賤者也孟子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移易已之大志也以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是所以不羞小官者焉今夫三公者乃百僚之師帥也人臣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以過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有為為仁義也仞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

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
正義曰此章必在究之九仞而輟無益成功者也孟子曰今之有為之道者譬如掘井者也掘井至九仞之深而不及泉則止之是棄其前掘井之功者也喻為仁義之道而不及之則止而不為是亦棄其仁義之道者也孔子曰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與此同意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性之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一 湯下 及古 六

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
仁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五霸

而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

也孟子至非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仁在性體而行
仁本性之自然者也湯武利而行仁視之若身

也五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已然而久假而行之
而不歸止安知其非真有也楊子曰假儒衣書服而

讀之三月不歸孰曰
非儒也亦同其旨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

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

則固可放與

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孟子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人臣乘

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

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

可放也

公孫丑至篡也正義曰此章言憂國忘家
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

凡人志異則篡心生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有言

我不邇于順已者故放太甲于桐宮而民心大悅及

太甲悔改其過而歸賢則伊尹又迎而反之以復君

位商民大悅且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

固可以放之與孟子對曰如賢者有伊尹愛君之志

詩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註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

疏公孫丑至於是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之謂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魏國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兮言無功而食謂之素餐然而君子有不自耕而食祿者是如之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處此國其君任用之則安富尊榮言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能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誰有大於此者言何為而不

可食祿**註**魏國伐檀之篇正義曰此詩蓋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註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為

事者邪孟子曰尚志

註尚貴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

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

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註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

者仁為貴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矣

疏王子至

義曰此章言人當尚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者王子

孟子曰
卷之三
孟古
塾齊王之子名塾也問孟子曰爲士者當以何事爲尚也孟子曰尚志孟子答之曰爲士者當以志爲尚也曰何爲尚志王子又問孟子何以謂之尚志曰仁義而已矣至大人之事備矣孟子又答之曰尚志則以仁義而已矣言能以仁義爲尚則爲尚志也如殺一人之無罪是爲非仁也非已之所有而取求之是爲非義也如此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如仁以爲居義以爲行則大人之事亦備矣此孟子所以欲使王子塾於無過之地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
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爲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爲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

禮義而受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人當以禮義爲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爲大哉
孟子曰至奚可哉正義曰此章言事有大未之聞者也孟子言陳仲子以不義雖與之齊國之大而且不受國人皆信之以爲廉是爲舍簞食豆羹之小義也人之所尚當以莫大爲尚焉者是其知以親戚君臣上下之敘者也今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陵而不仕是棄親戚君臣上下之大分而徒取其辭受之小節而已而信廉之大又安可哉以其非義之本耳宜孟子以是闢之
陳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此於前篇已說矣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正義曰此於前篇已說矣

桃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臯陶執之耳然則舜不禁與

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

所受之也

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

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然

則舜如之何

應問舜為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屣草履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

之為至貴也

桃應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奉法承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桃應問曰

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何

桃應問孟子曰舜為天子命臯陶為士官以執罪人舜父瞽瞍

殺人則臯陶之士當如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

子答之但當執而不縱也然則舜不禁與桃應問曰

如是則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禁之邪曰夫

舜惡得而禁止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夫舜

豈得而禁止之哉夫以其法有所受之而已然則舜

如之何桃應問曰如是舜不敢禁止臯陶無執其父

則舜將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至忘天下孟子又答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
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王庶子所
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體聲氣高涼不與人
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歎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
氣下居之移養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
使克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
人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
如是也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
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如王子殊於眾品
者也孟子嘗自范邑見齊王之子儀體聲氣高爽不
與人同乃往歸齊而於弟子之間喟然歎息之曰夫

居足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體以其王
子之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使
然也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為廣居凡眾之
人豈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也凡人
亦人之子也下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
觀宜合此章孟子曰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
者乎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
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况居廣居謂行仁義仁
義在身不言而喻也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
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
也埳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

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

耳孟子曰至似也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為一不當分而為二也孟子言王子所居宮室與

車馬之乘衣服之飾是皆與人同所用之也然而王子若彼儀體聲氣高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是與人不同耳言王所居勢位能如此而況居天下之廣居以仁為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於堙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之身也何其呼聲似我君也言亦無他事異焉亦以皆居尊勢故其聲之如是相似也堙澤宋城門之名守者監門之官也是言能以大人之所居者處已而與大人相似者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

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人

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

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

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

拘致君子之心也孟子曰至虛拘正義曰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

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飲食為備而歡意弗加者非以愛相接者也是為豕交之也犬馬者人所愛而畜養者也如愛誠雖至而敬心弗加者是謂愛而弗敬以為獸畜之也然而恭敬者是幣帛之禮未行之也蓋以恭敬為先而幣帛從之也如恭敬而無幣帛之實以將之是又君子不可以虛拘矣以其禮不可以徒虛而行耳必以恭敬修於內而為之本幣帛以將之而為之末則君子交接之道畢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謂君

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也

論

正義曰此章言體德

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之象色為道之容人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率性是以形之與色皆為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為仁踐肺之形以為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關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為聖人與然而形與色

皆天性何獨踐形而不踐色何邪蓋形則一定而不易者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以其無常者也不可以踐之矣亦以聖人吉凶與人同何踐之以為異或是又孟子之深意然也

論 形謂君子至抑陰之義也正義曰云洪範一曰貌者蓋以五事之一者也孔安國云貌容儀也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者此蓋有女同車之篇文也註云舜木槿也易曰君子黃中通理者蓋坤之卦文也謂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是亦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而抑陰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碁之喪猶愈於已乎

論

齊

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碁年差愈於

止而不行喪者也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國紵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弟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令欲行其暮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國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傳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國孟子曰如是王

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况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

國齊宣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息滅其月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暮之故譬以紵兄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暮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孫丑勸之以為暮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為者矣暮年十二月也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如此是若或有紵戾其兄之臂者子以謂之姑且徐徐然紵其兄之臂云爾但當教之以孝悌不復戾兄之臂也今子欲勸齊王短其三年之喪而且謂其暮年之喪亦若徐徐然之謂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何如也公孫丑又復問孟子曰王子有母死之者其傳相者為之請行數月之喪如

此者是如之何也以其王子庶生之母死迫於嫡母而不敢終喪者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至弗為者也孟子答之曰是王子欲終夫喪有所禦而不可得而為者也雖加益一日亦足勝於止而不為者矣今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以其禮所當終之而且謂暮年之喪猶愈於已以勸之是謂夫莫之禁止而自弗為者也此孟子所以不取之也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孔子所以責之曰予之不仁也汝安之則為之乎是亦孟子於此不取公孫丑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國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時雨化之者國教之漸漬而浹洽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國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此

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國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

道也國孟子至教也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術莫善

人者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至所以教也者孟子言君子所以教人之道有五品也有如時雨之教者以其教人漸漬恰如時雨之澤也是其潤之以德漸之以仁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敷秀性有其材則養之使長茂凡此因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是為有若時雨而教者也有成德者以其因固有之德但教而成之也是其能仁不能反者則教之以克已復禮能勇不能怯者則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為有成德者也有達財者以其有材之具而不能用者則教而達之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是為有達材之教者也有答問者以其在於答問之間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為有答問之教也有私淑艾者以其獨善其身使

彼法之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故重言之曰此五者之教乃君子之所以教者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

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註

丑以為聖人之道

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

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

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

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註

大匠不為新學拙工

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

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

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

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

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

註

公孫丑至從

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公孫丑曰至孳孳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謂聖人之道則至高至美矣學者跋慕之宜如登天之難以其不可得而跋及也何不使彼之道幾近令人可庶幾能及而使之日孳孳自勉而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至能者從之孟子答之曰大匠之師不為新學拙工改去其繩墨之正羿之善射不為新學拙射更變其彀率之法彀率張弓向的正體極思用巧之時也君子循循善誘而引人於道不以開發者又且躍如使進

而無退也是其不高不卑但於中道而立教使賢愚智者皆能從而學之也此孟子所以譏於公孫丑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

以道殉乎人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窮達

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

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正義曰此章言窮達

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則當以道從身以施其功實也以其身顯而道彰也天下無治道之時則當以

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以其道藏則身伏也未聞於此無道之時以道從人而饜富貴也論語云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同意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滕

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

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

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

不答也滕更有二焉正義曰此章言學尚虛已師誨貴

有賢才接已長老接已當有功勞之恩接已與師有

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

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

矣公都至二焉正義曰此章言學尚虛已師誨貴

何也公都子問孟子謂滕君之弟滕更者樂在門人

之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至滕更有二焉孟子答之曰有挾已之貴勢而問者有挾已之賢才而問者有挾已之長老而問者有挾已之功勞之恩而問者有挾已與師友故舊之好而問者凡恃此五者而問我皆所不答也今滕更有二於此五者之中以恃已之貴勢與恃賢才我所以不答之也挾接也此孟子於滕更所以不答者是亦不屑教之道也奈何公都子不知以此故有復而問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

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

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

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

孟子曰至退速正義曰此章言賞僭及淫

刑濫傷害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而後行之者也孟子言人君於不可棄去之者而反棄去之是其餘之類無所不棄也不可棄者以其無罪之人也所以棄之者以其有罪者也故棄之使人有所懼也如堯去四凶之罪是可以棄而棄之者其於賞當所厚者反而薄之是其餘之類亦無所不薄也所以厚賞之者以其有功故厚賞之使人有所勵也如舜舉八元八凱是所厚而厚之也其於無所不棄無所不薄之君得銳進而為仕則其被退黜亦必急速矣無他以其君不能鑒其賢否不能信任所以如是矣故詩之商頌所以於殷武之篇有云不僭不濫論語翔而後集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

物謂凡物可以

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加之仁若犧牲不得不殺

也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臨民以非已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者也

正義曰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者也孟子言君子於凡物也但當愛育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

若犧牲不得不殺也於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也以愛有差等也是則先親其親而後仁愛其民先

仁愛其民然後愛育其物耳是又見君子用恩有其倫序也故楊子所以事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為務

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

急親賢也

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也不能

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

之謂不知務

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歆長歆也齒決斷肉置其餘

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歆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

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歆而問無齒

決類也

孟子至不知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大化以隆道為要者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至是之謂不知務者孟子言為之智者以其多知故無所有而

不知者也然而但當知要務為急耳為之仁者以其
 汎愛故無所有而不愛者也然而但當急親其賢為
 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徧知百工之事但
 急於知賢之為先務也為仁不能徧愛於眾人但能
 急親任其賢能使之以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喪
 為不孝之大者也而察總小功之禮是孝之小者也
 放飯流歎不敬之大者也問無齒決責其不敬之小
 者也如不能以知賢為先務而務徧知百工之事為
 之先不能以親賢為急務而務徧愛眾人之為急是
 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乃反察孝之小
 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反責問
 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安知先後之務為緩急乎蓋
 總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挈
 裘領屈三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綱
 疎提其綱則眾目張與此同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九章

疏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之者也此卷凡

三十九章一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
 及所親二章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三章言文之過
 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四章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
 以仁伐暴誰不欣喜五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六
 章言既窮不憫貴而思降七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
 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八章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
 九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十章言務利蹈姦務德
 蹈仁十一章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十二章言親賢
 正禮明其五教十三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十四
 章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重民敬祀治之所先十五

孟子疏
卷之四
章方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十六章言仁恩及人人
能弘道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十八章言君
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十九章言正
已信心不患衆心二十章言以明照闇闇者以開以
闇責明闇者愈迷二十一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
仁義在身當常被服舍而不修猶茅是塞二十二章
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二十三
章言可爲則從不可則止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
無已必有害也二十四章言尊德樂道治性勤禮二
十五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猶下二科
二十六章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
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二十七章言養民輕斂君子道
也二十八章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二十九章言小
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三十章言教
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三十一章言
善怨仁義克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三十二章
言道之善以心爲原三十三章言君子之行動合中
禮湯武之隆不是過三十四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

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三十五
章言清淨寡欲行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
招福濁者速禍三十六章言曾參至孝思親與心羊
棗之感終身不嘗三十七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
中道爲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而內荏鄉原之
惡聖人所甚戒三十八章言三司以來人倫攸敘聖
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
尼止於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爾凡此三十九章合
前四十五章是盡心
篇有八十四章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
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

孟子疏
卷之四
及古

則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公孫丑問曰何謂也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上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

死焉孟子曰至愛也正義曰此章言發政施仁一人君者也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言世稱不仁之人是梁惠王也仁者之君以其用恩於所愛親幸者以加及於所不親幸者是自近及遠之謂也不仁之君以其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幸者則有災傷及其所親愛幸者也公孫丑問曰何謂也公孫丑未曉其旨乃問孟子曰及所愛之狀是何所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解其旨以曉公孫丑之問也言梁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鬪其民戰死於野糜爛其骨肉及兵大敗將欲復戰之恐懼其不能戰勝以其士卒之少故驅率其所愛幸之親臣及親愛之子弟以從之而往趨於戰死是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也此所以見梁惠王不仁之甚也左傳云未陣而薄之曰敗某師大崩曰敗績今梁王之敗獨謂之大敗者以其敗某師與敗績不足言故稱爲大敗抑又言梁王不以義戰以見梁王不仁之甚也梁魏都及東敗於

齊長子死焉正義
曰此蓋首篇說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

也敵國不相征也註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

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

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

不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

正者也註正義曰此章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

無義戰者也孟子曰至敵國不相征也孟子言春秋

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役大弱役強或因怒興師或

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也是以春秋無義

戰然而春秋雖謂無義戰其彼國之戰有善於此國

未嘗無也是以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夫征者以上伐

下無有敵於我師所以正彼之罪也如抗敵之國則

相為強弱以結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罔有敵於我

師者也其勢皆足以相抗皆出於交惡者也故曰敵

國不相征也註孔子舉毫毛至春秋也正義曰此蓋

言春秋無義戰之謂也如有之則孔子必書故有是

之言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

流杵也註書尚書經有所美言爭或過若康誥曰冒

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

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

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
武成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
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
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
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文之
過實聖人不改錄其
意也是故取於武成二三策而已孟子言尚書之文
不可盡信之也如盡信其書之文則不若無書而已
以其辭之有過適所以疑惑於人也故孟子言我於
書之武成篇特取二三策而為不盡信之而已蓋尚
書之過辭多矣所以不暇具言之故於武成但取二
三策而言耳曰仁人用兵故前徒倒戈無有敵於我
師也是以至仁之人而誅伐其至不仁之人而何其
武王誅紂戰鬪殺人乃至於血流春杵也此孟子於

武成所以執此而言書之不可盡信矣
註書尚書至
不取之也正義曰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者蓋成王伐
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此康誥也云我西土
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孔安國云我西土岐周惟
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也
云甫刑曰皇帝清問於下民者蓋呂侯見命為天子
司寇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此篇蓋以穆王命作夏
禹贖刑之法以布告天下也皇帝清問下民者孔安
國云堯帝詳問民患也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
子孫孫永保民者蓋康叔為政之道亦如梓材治
材故曰梓材言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孔註云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
子孫累世長居國以
安民也餘見前說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

奚爲後我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
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謂而後我已說於
上篇矣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
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
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革車兵車也虎賁武
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
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
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
也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安用善戰陳者孟子曰

戰正義曰此章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
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孟
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至焉用戰者孟子
言有人謂我善爲行陣我善爲戰鬪以其是欲勸諸
侯以攻戰者也是爲大罪之人也且國君好行仁政
以及民人凡有所征天下無敢有敵者也故南面而
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爲後我說已
在上篇矣武王之誅伐商紂有兵車三百乘虎賁之
勇士有三千人武王令告於商之人曰無驚畏我來
安止爾也故不敢抗敵之百姓皆崩摧其角若無所
容頭乃稽首拜命故征之所以言正彼之罪也百姓
各欲武王來征已之國焉用爲善戰者乎此孟子所
以有是而戒時君好仁以爲無敵之道而已是又戒
時之臣無以戰事言於時君耳革車至戰陣者正
義曰革車者以皮爲飾者也牧誓言武王戎車三百
兩虎賁三千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
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
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又案太誓

孟子卷之六 卷之六 六

篇云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孔安國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啻若崩厥角無所容頭者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梓匠輪

輿之工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

之法亦不能成器也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

以善正義曰此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

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者也孟子言梓匠輪輿之工能與人規矩法度而不能使人之巧以其人之巧在心如心拙雖得規矩法度亦不能成美器也喻當時之君如心不在仁雖誦憲籍亦不能成美政也梓匠輪輿已說於上篇矣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

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糗飯乾糲也袵畫

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

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

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

正義曰此

章言厄窮

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舜隆聖德所以殊者也孟子言舜初於耕歷山陶河濱之時以糗而飯以草而茹若終身如是焉及堯禪位為之天子所被以畫衣黼黻絺繡鼓五絃之琴以堯帝二女事之實若固自當有之也糗飯乾糲也至黼黻絺繡也正義曰云糗糲也按釋名云糗乾飯屑也云袵畫也說文云袵玄衣也孔傳云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曰絺五色備曰繡云果侍也按許慎謂女侍曰僕今釋果為侍謂二女之侍舜是以有惑於許慎之說而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

耳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

知其重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與自殺其親

何異哉正義曰此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

身者也孟子言我於今然後知殺人之親之為最重

者也殺彼人之父彼人亦殺已父而報之殺彼人之

兄彼人亦殺已兄而報之如是則非已之殺但一間

耳以其與自殺之無異也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

國正義曰案禮云父之讐弗與共戴天交遊之讐不

同國兄弟之讐不反兵蓋所以避之也周官云父之

讐避諸四海之外所謂不與其國蓋非周禮歟又

周官謂人凡殺人而義者勿令讐讐則殺之而不義

在邦法不可殺者必避之而已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為關反

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

正義曰此

章言修理

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程式懼將為暴故譏

之也孟子言古之為關譏而不稅將以禦暴亂非常

之人而已今之為關乃征稅而不譏將以為暴亂之

道也按周禮司關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

有內外之送則以節傳出納之是以為關將以禦暴

也孟子之時司關征取其稅適所以為暴此孟子所

以有是言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

妻子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

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

子順之而况他人乎

正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者也孟子言人身自

不履其道德雖妻子之間且有所不行以其無所
做法者也使人如不以道理雖妻子且有不順况能
行於民乎荀况云有分義則合天下而治無分義則
一妻一妾而亂亦與同意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亦其意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註

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

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

正正義曰此章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者也孟子言人積備其利物以爲周于利者則所養

常厚故凶荒之年且不能殺死喻人之能盡其性以爲周于德者則所守彌篤故姦邪之世不能亂其志蓋以戰國之時無富而教之之術此孟子所以救之以此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見於色

註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

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

子染指鼈羹之類是也

正正義曰此章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者也孟子言好

不朽之名者則重名輕利故云能讓千乘之國而且不受苟非好名之人則重利而輕名而簞食豆羹之小節且見爭奪而變見於顏色
註伯夷季札與鄭公子之類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案春秋少陽篇伯

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世家云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凡此是伯夷季札之讓千乘之國也云鄭公子染指龜羹者案魯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故經書曰鄭公子弑其君夷是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註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

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混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孟子言人君不親信仁賢則仁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為空虛之國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混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用乏而不足蓋禮義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仁賢則禮義不興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用於是乎不足此孟子言之亦其敘之然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註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於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

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

焉正義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為得者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有

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世有不仁之人而得其國而為君者有之矣不仁之人而得天

下而為王者未之有也是以桀紂幽厲雖得而終亦失之亦且不為者也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

蔡與丹朱商均者正義曰云象封有庠孟子於萬章篇言之詳矣云叔鮮叔度者案世家史記云管叔鮮

蔡叔度周文王子而武王之弟也武王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杜預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

天子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

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得乎天子

為諸侯得天子之心封以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

夫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

變置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犧

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犧牲已成肥腍梁稻已成潔精祭祀社稷常

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

而更置之孟子至社稷正義曰此章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論君民社稷之輕重也孟子

曰至則變置社稷者孟子言民之為貴不可賤之者也社稷次之於民而君比於民猶以為輕者如此者

孟子政
卷之四
也如此故得乎四邑之民以樂其政則為天子以有
天下得乎天子之心則為諸侯以有其國得乎諸侯
之心以為大夫有其家而諸侯不能保其社稷而
以危之則變更立置其賢君是社稷有重於君也犧
牲既成以肥腍粢盛既成以精潔祭祀又及春秋祈
報之時然而其國尚有旱乾水溢之災則社稷無功
以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於民者為之也是民又有
貴於社稷也此孟子所以自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
為輕之敘也云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為
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為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
句龍為社柱為稷及湯之旱以棄易其柱是知社稷
之變置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君輕於社稷至於
殷湯周文也正義曰此云丘十六井也者案司馬法
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
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是一丘為十六井而一井為
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為
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云殷湯周文者蓋引此
二王皆自百里而起為天下王是得乎民心者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槩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

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

能感人若是喻聞尚然况於親見而熏炙之者乎

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
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子曰至
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者此言伯夷柳下惠之為聖人
也言聖人之道無窮為百世之師法者也伯夷柳下

孟子正義 卷之四
惠二人是也故千載之下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化而為廉儉懦弱之夫化而有立毅之志聞柳下惠之和風者鄙薄之夫化而為敦厚寬大是則二人清和之風奮發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無有不感激而志意興起而化之也然而非聖人其能若是使百世之下莫不興起者也聞而化者尚如此况當時有親見熏炙之者乎
貪至美其德此蓋於上篇言之詳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能行仁恩者人

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須人人能弘道也孟子言為仁者所以盡人道也此仁者所以為人也蓋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與人而言之則人道盡矣
矣楊子云仁以人同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遲遲接淅說已見

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
則去者也其說俱見上篇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

孔子也論語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

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

厄也
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見厄謂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孟子言孔子見厄於陳蔡二國之間幾不免死以無上下之交而已以其上無所事雖死不為諂下無所可與雖死不為瀆是為無交接也論語衛靈公之篇云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豈非窮不變道者能如是乎
君于道者三我無能焉所謂乎仁者不憂智者不
惑勇者不懼
是三者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註貉姓稽名仕者也為眾口所

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也孟

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註審已之德口無傷也離

於凡人而仕者亦益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註詩邶風

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

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

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縣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

絕慍怒也亦不隕厥問隕失也言文王不殄絕畎夷

之慍怒亦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問也註貉稽至文

曰此章言正已信心不患眾口眾口諠譁大聖所有
况於凡品之所能禦者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
姓稽名亦當世之士也貉稽自稱名問於孟子曰稽
大不能治人之口使不訕其已者如之何孟子曰無
傷也至文王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審已之德已修雖
人之口訕亦不能傷害其已之德也以其為士者益
此多口不能免人之訕也故邶風柏舟之詩有云憂
心悄悄慍于羣小言憂悄悄常在心見怒于羣小眾
小人也以其孔子刪此詩亦不能免武叔之毀故曰
孔子尚如是憎多口也大雅縣之詩有云肆不殄厥
慍亦不隕厥問言不能殄絕畎夷之慍怒然亦不能
隕失文王之善聲故曰文王尚如此亦憎多口也此

所以答貉稽大不理於口以為無傷也邶風柏舟之篇至聲聞也正義曰此篇蓋言仁人不遇也註云愠怒也悄悄憂貌論語云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云大雅縣之篇者蓋此篇言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注肆故今也愠恚墮墜也 映夷狄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賢者治國法度昭明明於道德是躬行之道可

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

使人昭明不可得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以明昭闇闇

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孟子曰至昭昭者孟子言有諸已然後求諸人之道也賢者之君治國以其昭昭

明已之道德然後使人昭昭今之治國者乃以昏昏不能自明已之道德而欲使他人昭明微不可得也是亦所謂曲其表而求影之正濁其源而求流之清同其旨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

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註高子齊人也嘗

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

山徑山之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

路為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

為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

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

孟子曰
舍而弗修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倦者也孟子謂
於高子曰山嶺有微蹊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已如用
而行之則蹊成大路不用而行之茅草生塞之不能
成其路也喻高子之為善止於中道而其心為利欲
之所充塞亦若茅塞其路矣故曰今茅塞子之心矣
蓋高子嘗於為詩而不通乎意是塞其心之一端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

高子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鐘鈕也

鈕磨齧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鐘不然以禹

為尚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子曰是何足以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

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

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

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

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

高子曰何以言之

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

以啓其蒙者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者高子

言於孟子曰禹王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之聲樂也孟

子曰何以言之者孟子見高子蔽惑故難之曰何以

言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也曰以追蠡高子曰以其追

蠡鐘鈕之銳欲絕故云然也孟子曰是奚足哉城門

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又以此解高子之蔽也言此

追蠡何足為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乎且譬之城門

積漸之久故使然也非特兩馬之力即如是之深也

孟子卷之四
二十六

言禹王至文王其鐘用之亦以日久故能磨銳至於欲絕也此又見高子之蔽不獨於詩也所謂太山之漚久而穿石單極之縵久而斷幹其來非一日也兩馬即如註所謂春秋外傳云國馬公馬是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時

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

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孟子曰是

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

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

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

名也故進以為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撻迫也虎

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

迎攘臂下車欲復搏之眾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

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

言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

至笑之正義曰此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也齊饑陳臻曰至殆不可復者蓋齊國之人時皆被饑孟子嘗勸齊王發粟以賑之今者復饑而孟子不復發棠邑之粟以賑陳臻為孟子之弟子乃問孟子言齊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將復發棠邑之粟以賑救

之今夫子不復發棠殆為齊王不可復勸是如之何
 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至其為士者皆笑之者孟子
 乃以此馮婦之喻而比言於陳臻也言如將復發棠
 是為馮婦若也馮婦能暴虎也言晉國有馮婦之人
 善能搏虎後為之善士則之於野外見有眾人逐其
 虎虎倚山嶼而怒眾人皆莫敢攖而搏之者望見馮
 婦來乃皆趨進而迎之馮婦乃下車攘臂欲復搏之
 眾人皆悅其勇猛其為士之黨者知道則笑其不知
 止也言今齊王恃威虐以斂民亦若虎之負嶼以難
 合之說述於暴人之前又若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
 將復為發棠非不足以悅眾自君子觀之亦若為士
 者之笑馮婦也以其不知止矣

案齊世家史記云棠公婁好裴綱云質達曰棠公齊邑大夫也是棠之為齊邑明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註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

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
 則息安佚不勞若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
 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
 可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
 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
 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
 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註 仁者得以

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

孟子正義 卷之四 浩生問
以禮敬施於賓主智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
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君而行之不
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
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
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
曰君子不謂命也孟子曰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
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禮
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者
也孟子曰至君子不謂性也者孟子言人口之於美
味目之於好色耳之於五聲鼻之於芬芳四肢之於
安佚無事以勞之凡此五者皆人性所欲也然而得
居於此樂者以其有命存焉君子以為有命在所不
求而不可以幸得也是所以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

子也至君子不謂命也者孟子又言仁以恩愛施之
於父子義以義理施之於君臣禮以禮敬施之於賓
主智以明智施之於賢者而具四端聖人兼統四體
而與於天道以王天下者也凡此五者皆歸之於命
也然而有是五者皆稟乎天性也以其有性存焉君
子以為有性在所可求而不可不勉也是所以不謂
之命也孟子言之所以分
別凡人君子以勸戒時人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名齊人

也見孟子問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

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樂正子為人有善

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為善信之行謂何曰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

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國已之可欲乃使人欲

之是為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已乃謂

人有之是為信人不億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

是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

輝是為大人大人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有聖

智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為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

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國浩生至下

此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

以孟子為之喜者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者浩生不害問孟子曰樂正子何等人也以其見孟

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有此問之也孟子曰

善人也信人也孟子答之以為樂正子是善人信人

者也以其有善有信故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又問

之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也曰可欲之謂善有

諸已之謂信至四之下也者孟子又答而詳為之解

之曰已之可欲使人欲之是為善有是善於已謂人

亦有之是謂之信所謂善即仁義禮智也是為可欲

之善矣充實其善使之不虛是為美人故謂之美充

實其善而宣揚之使有光輝于外是為大人故謂之

大人具此善不特充實於已而推之以化人自近以

及遠自內以及外是為聖人故謂之聖以此之善又

至經以萬方使人莫知其故是為神人故謂之神凡

是六善而樂正子能善能信是在二之中而在美大

聖神四者之下也但不能充實而至神也國孟子

聞樂正子為政於魯正義曰此蓋經文說見上

孟子疏

卷之十四

疏古

上疏解經卷第十四上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

矣註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

道為已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

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

之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

孟子疏

卷之十四

疏古

招之

豈欄也招胃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

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欄則可又復從而胃之

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

甚

孟子曰至招之正義曰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者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歸斯受之而已矣者墨翟

無親疏之別楊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毀傷之義儒

者之道幼學所以為已壯而行之所以為人故能兼

愛無親疏之道必歸於楊朱為已逃去楊朱為已之

道必歸儒者之道也然而歸之儒道則當斯受而安

之矣今之與楊墨至從而招之者孟子又言今之人

有與楊墨辯爭其道者如追放逸之豕豚既還入其

欄又從而胃之者以其逃墨而歸儒則可受之而

已而乃又從而罪之無以異於追放逸之豕豚既入

其欄又從而胃之也以其為亦太甚也此孟子所以

之比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征賦也國

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

紘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

也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

父子離

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竝此三

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竝用二則路有

餓殍若竝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

孟子曰至父子離正義曰此章言原心量力政之善

者繇役竝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之道也孟子曰

有布縷之征至用其三而父子離者此所以薄稅斂之言而有以救時之弊者矣孟子言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布所以為衣縷所以絀鎧甲粟米所以為糧力征所以荷負廝養之役然而君子為政其於此三者之賦未嘗竝行也用其一則緩其二則夫三者之賦皆取民之類也如用其二則有傷財而民至於餓死用其三則有害民而至於父子離散是豈君子之為政然歟蓋征之者義也緩之者仁也惟君子以仁是守以義是行然而充類之至而義之盡者君子所不為也此孟子不得不權時而救時之弊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

身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

使民以時居不離散實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

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

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正義曰此章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孟子言諸侯之所寶者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使鄰國無侵犯其封疆是寶其土地也撫恤鰥寡獨使民以時民不離散是寶人民也修德布惠是寶政事也若不以此三者爲寶而寶珠玉者殃禍必及身矣此孟子見當時之君爭城殺人橫賦重斂不以土地人民政事爲寶所以有是言而救之耳
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正義曰案韓詩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中獻武王武王使人相之曰非也王怒刑其左足後成王卽位和抱玉璞泣於楚山下成王使人琢之果得寶名曰和氏之璧又隋侯姓祝字元暢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血出隋侯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回還到蛇處乃見此蛇銜珠來隋侯前隋侯意不憚是夜夢腳踏一蛇驚起乃得雙珠後人稱爲隋侯珠矣

孟子疏

卷之三

及古

孟子 卷之四 梁古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

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盆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

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也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

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盆成括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小智自私藏怨之府勞謙終吉者也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者盆成括嘗學於孟子未達其道而去之後仕於齊國孟子聞之乃曰死矣盆成括以其盆成括之必

見死也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者言盆成括果見殺死門人乃問孟子曰夫子何以知其盆成括將見殺死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者孟子答之曰盆成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聞君子仁義謙順之大道是則足以知其將見殺其身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

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

屨扉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窗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

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屨屨也孟子與門

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曰子以是

孟子 卷之四 沈古閣

為竊屨來與註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眾人來隨事

我本為欲竊屨故來邪曰殆非也註館人曰殆非為

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

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註孟子

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

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

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係其異心也見館人

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係知謙以益之而已疏孟子

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

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已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

者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者孟子往至滕國乃舍止

於賓客所館之樓上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者言業織之有次業

而未成之屨置之於窗牖之上自客到之後館主之

人求之不得或問於孟子曰若此屨之不見為從者

之屨匿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者孟子見館主乃

問已以為從者之屨匿其屨乃謂之曰子以是從者

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子之屨故來與曰殆非也館主

自知責已問之過也乃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也夫

子之設科也至斯受之而已矣者孟子又曰夫我之

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

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

且不係其異心也然則不拒從者之匿屨亦何累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註人皆有

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

孟子疏 卷之四 五 及古閣

人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人皆有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

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人能充無欲害人

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克大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

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

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女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女能充

大而以有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

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

皆穿踰之類也

餽取也人之為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

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

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

穿踰之類也

孟子曰至類也正義曰此章言善怒取人不知失其藏否比之穿踰之類者孟子曰人

皆有所不忍至是皆穿踰之類也者孟子言人皆有

孟子疏

卷之六

及古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

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身正物正天下平矣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

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也孟子曰至自任者輕正

心為原當求諸已而責於人君子尤之况以妄芸言失務者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至所以自任者輕孟子言辭之近而指意已遠者乃為善言也所守簡約而所施博大者乃為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是所謂言近而指遠也是孟子自解其旨也以君子於其言也皆在胸臆以其不遠於心而道

存焉蓋帶者所以服之近於人身也故取而喻之曰
不下帶而道存抑又見君子之言非特騰口說而已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是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是孟子又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之所謂守特在修身
而天下由是平矣是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且人病
在舍其己之田而耕耘他人之田也是所求於人者
為重而所以自任其在己者太輕耳芸治也田所以
喻人之身也言人病在舍其己身而治他人之身也
故為是云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註堯舜之體性自善

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
民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註**人動作容儀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註**死

者有德哭者哀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
非以正行也**註**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

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
性不忍欺人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註**君子順

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矣

疏孟子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
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孟子曰至於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者孟子言堯
舜之體性自然善也湯王武王反之於身身安乃以
施人謂加善於人而反之者也一則體性之自然一
則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無非是禮也故動容周
旋中禮者是為盛德之至也至者以其盛德至矣盡
矣不可以有加矣蓋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是為動

孟子疏 卷之四 沈氏附
容中禮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哭其死而哀之者非為其生者也以其動容中禮德性然也經德不回非以于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是謂周旋中禮者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經德不回邪非欲干求爵祿而然也以其周旋中禮德行然也言語必以正非欲以正行為名故然也亦非周旋中禮德言如是也君子者順性蹈德行其禮法修身以俟命而已然則堯舜禹湯為盛德之至亦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而已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
仞八尺也榱題屋雷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奢太之

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室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眾多至數百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
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般于遊田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為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彼人乎哉

孟子曰至彼哉正義曰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

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者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至吾何畏彼哉者孟子言說
當時之尊貴為之大人者當輕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尊貴而畏之也以其如是則心意舒展得盡其言也
又言堂高數仞八尺也至雷高數尺是為奢泰之
室也如我之得志於行道不為此室也食之前有方
丈之廣以極五味之饌而列之又有所侍之妾至數
百人之眾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大作樂而
飲酒驅騁田獵有後車千乘之多如我得志於行道
亦不為之也以其在彼驕貴之事者皆於我所恥而
不為之也在我所行之事又皆是古聖王之制度者
也是皆恭儉而有禮也如是則於我何有畏於彼之
富貴乎哉是以說大人則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
者寡矣

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
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
者眾

說 孟子曰至寡矣正義曰此章言清淨寡慾德
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孟
子曰至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者孟子言此以教時人
養心之術也言人之治其心莫善於少欲也其為人
也少欲則不為外物之汨喪雖有遭橫暴而亡者蓋
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全無也以其少也是如單
豹為人少欲獨隱處於深山而臥乃遭遇於飢虎而
亡之是也其為人也多欲則常於外物之所汨喪雖
間有不亡其德業於身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
必多有者焉以其亦少也是如欒黶為人多貪乃為
卿於晉國者是也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蓋亦與此

孟子同其旨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

羊棗孰美註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

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

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孟子曰膾炙哉註言膾

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

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

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註孟子言膾炙雖美人

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

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註曾皙至名所獨也正義曰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

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者曾皙曾子父也曾皙為人專好羊棗羊棗棗名也

丑怪之乃問孟子以謂膾炙與羊棗此二味孰為美

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於羊棗也而羊棗何可

比於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

食羊棗公孫丑又問孟子曰如是則曾子何為獨食

於膾炙而不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又答之曰膾

炙雖美人所同好者也羊棗獨曾皙好之故曾子所

以思念之而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

者以其姓為族之所同名為君父之所獨故諱之也

孟子 卷之四
為大棗甘者矣其類則楸棗之屬也曾皙者曾子父也案史記弟子傳曰曾蒧音點字皙是也孔傳云曾參父名點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正義曰此謂公孫丑疑曾子為非義而乃不知膾炙所同羊棗之所獨而曾子之心言之是或一於孝道故云然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者也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
思其次也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
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
矣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蹠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

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何以謂之狂也
 也註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為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
 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註嚶嚶志大
 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
 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
 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註屑潔也不
 潔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惡
 行不潔者則可與言矣是獯人次於狂者也孔子曰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

註

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

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曰
 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註萬章問鄉原之惡何如曰
 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
 矣闐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註孟子言鄉原之人
 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
 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
 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

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
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
之行媚愛也故闔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
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
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孟子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
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
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
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曰非之無
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

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
行合於汚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
若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
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
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
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

亂德也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

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

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眾似

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經常也反歸

也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

眾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為

邪惡之行也萬章曰至斯無邪慝矣正義曰此章

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往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

經身行民化於已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謂也萬章

問曰孔子在陳至何思魯之狂士者萬章問曰孔子

在陳國有尼不遇賢人上下無有交者乃歎曰盍歸

乎來言我黨之為士進取於大道而不得其中道者

也亦以不忘其初而思故舊也故問之孟子謂孔子

在陳國何為而思魯國之狂士者也孟子曰孔子不

得中道而與之至故思其次也孟子答之曰孔子不

得中正之道者而取與之必也思其狂狷者乎狂者

以其但進取於大道而不知退宿於中道狷者有所

不敢為但守節無所為而應進退者也孔子豈不欲

中道者而與之哉不可以必得中道之人故思念其

次於中道者為狂狷者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

章又問孟子曰人行當何如則斯可謂之狂矣曰琴

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又答之曰如

琴張曾皙牧皮三人者孔子謂為狂者也蓋論語嘗

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琴張曾皙牧皮三者皆

學於孔子進取於道而躐等者也是謂古之狂者也

琴張曰君子不為利疚我會曾皙風乎舞雩詠而歸是

皆有志於學亦志於仕以為進取者也牧皮經傳並

無所見大抵皆學孔子而行有同於曾皙琴張二人耳此孟子所以皆謂之狂士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又問何以謂此三人為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至鄉原德之賊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其志嚶嚶然大言乃曰古之人古之人乃考驗其所行之行而未始掩覆其言焉是言過於行為之狂者也孔子思與狂者又不可而必得之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污行不潔者而與之是為狷者也是又次於狂者也孔子有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以恨之者其惟獨於鄉原之徒也鄉原者以其為賊害於德者也然則孔子如以自非鄉原而過其門而不入室者是則恨之矣此亦見孔子自非鄉原之徒者無不與之也所以思於中道而不可得則思其狂狷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又問何如則謂之鄉原者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至是鄉原也孟子又答之曰鄉原之人其言何以是嚶嚶然若有大也以其言不顧於行行又不顧於言則亦稱之曰古之人古之人所行之行何為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是言

鄉原之人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斯世也但當取為人所善則可矣故闞然大見媚愛之於世也者是則謂之鄉原者矣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至何哉者萬章不解孟子之意故問之曰如一鄉皆稱為原善之人是無所往而不為善人矣孔子乃以為有賊害於德是為德之賊者何為者哉曰非之無舉也至斯無邪慝者孟子又答之曰言鄉原之人能掩蔽其惡使人欲非謗之則無可而非者使人欲譏刺之則無可為譏刺者其志則有同乎流俗之人所行又合於污亂之世居其身則若有忠信而實非忠信也行其身若有廉潔而實非廉潔也眾人皆悅美之而自以為是而無其實故不與入堯舜之正道者也是無德而為有德故謂之為德之賊者也孔子有曰惡有似真而非真者惡莠之莖華秀茂者以其似苗恐有亂其苗種者也惡佞詐飾者以其似義恐有亂其義者也惡鄭聲之淫哇以其似美樂恐其有亂於信者也惡鄭聲之淫哇以其似美樂恐其有亂

於雅樂也惡紫之間色以其似朱恐其有亂於朱者也惡鄉原之惑眾以其似有德恐其有亂於德者也凡此六者孔子所以惡之以其似是而非者也君子者乃歸其常經而已矣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佞利口鄉原者是不經也唯君子則反經而已矣君子去其不經以反復乎經則其經斯適於正而不他故義以立而不為佞亂信以立而不為利口亂德以立而不為鄉原亂此庶民所以興行又不為兩疑之惑矣庶民既以興行斯無邪慝之行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正義曰案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今云周禮五黨而解其文蓋亦不案此論語而有悞也誠如周禮五黨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黨蓋不當引此為證所謂黨者蓋五百家為之黨是其旨也孟子言至學者也正義曰子張之為人蹠蹠譎詐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者案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註引為顓孫師亦未審何據

而琴張曰師張曰曾曾參之父蓋言於前矣牧皮者未詳似真而非至孔子所惡也正義曰案論語云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其序與此不同者蓋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苗莠朱紫聲樂所託以為喻者也是所以為異者也色厲內荏至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正義曰此蓋本論語之文而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

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

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

孟子疏
卷之十一
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
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
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
德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
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太公望呂尚
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
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

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
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
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
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
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
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
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
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
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

無者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

也冠孟子曰至無有乎爾正義曰此章言天地剖判

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

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亦有乎爾終於篇章

者由文王至於孔子又至由孔子而至于今止無有乎

爾者此孟子欲歸道於已故歷言其世代也言自堯

舜二帝至於商湯其年數有五百餘載矣如禹臯陶

為堯舜之臣則親見而知堯舜聖人之大道而佐行

之也如湯王之去堯舜之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

則但聞其二帝所行之道遵而行之者也又自商湯

逮至文王周時又有五百餘歲如伊尹萊朱二者俱

為湯之賢臣則親見而知湯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

也如文王之去湯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

其湯所行之道而遵之者也以自文王之世至於孔

子之時又有五百餘載如太公望散宜生二者為文

王之臣則親見而知文王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也

如孔子之去文王世則相去亦有數百歲之遠則但

聞其文王之道而遵之者也故自孔子以來逮至于

今但百有餘歲以其去孔子之世如此之未遠自鄒

國至于魯國其地相去如此之甚近然而猶可應備

此名世而出於開者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曰然

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矣此所以欲歸於已而

歷舉世代而言之也冠伊尹至于等德也正義曰史

記云伊尹名摯號為阿衡也為湯之相萊朱亦湯賢

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者

蓋魯定公元年左丘明之文也杜預云仲虺奚仲之

後也冠太公望散宜生正義曰太公望於前詳言之

矣散宜生案論語云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馬融云

士人而散宜生在焉散姓宜生名也冠至今者至而

無有也正義曰云魯擊柝聞於邾者案魯哀公七年

公伐邾之文也亦於敘言之詳矣云傳說出殷高宗

者亦言於前篇矣然而仲尼作春秋必至獲麟而止

あ
3
9

皇朝問所

者也孟子亦必止於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
孟子擬仲尼而作者也故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杜氏云麟仁獸也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
仲尼傷周道不與感嘉瑞之無應故春秋修中興之
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孟
子之書終於是言者蓋亦憫聖道不明于世歷三皇
以來推以世代雖有歲限然亦有遇不遇焉故述仲
尼之意而作此七篇遂以無有乎爾終於篇章之末
蓋亦深歎而不怨之云爾

皇朝崇禎甲午歲在昭陽胎聖古虞半民繡鑄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終

